

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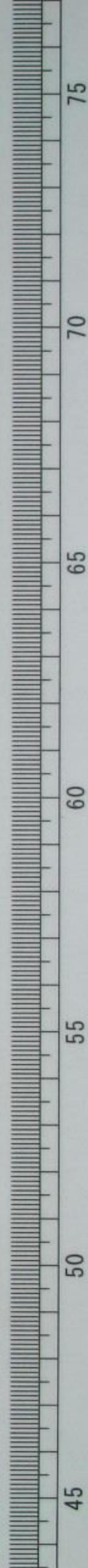
一百五十七卷之三

列傳

廿三卷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4
29

元



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兼一田奉佩銀符尋與侍
郎竇端甫使安南定歲貢一禮云南三十七部都元
帥寶合丁專制歲久有竊盜之志思忽哥赤來為王
設宴置毒酒中且賂王相心官無泄其事立道聞之
趨入見守門者拒之立道心與爭王聞其聲使人召
立道乃得入為王言之王以其手使探口中肉已腐
矣是夕王薨寶合丁遂據王一座使人諷王妃索王印
立首潛結義士得十三人始其討賊刺臂血和金屑
飲之推一人走京師告變立願寶合丁乃因立道
將殺之人匠提舉張忠者疏人也於立道為

壯士夜劫諸獄出之共亡至一蕃界遇帝所遣御史
大夫博羅歡王傅別怙與生變又俱來二人者遂與
立道俱還按寶合丁及王府官嘗受賂者皆伏誅有
旨召立道等入朝問王薨時狀帝聞立道言泣數行
下歎歎久之曰汝等為我家事甚勞苦今欲事朕乎
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意所向立道等奏願留
事陛下於是賜立道金五十兩以旌其忠張忠等亦
皆授官有差八年復使安南宣建國號詔立道並
黑水跨雲南以云其國歲貢之禮遂定十年三月
領大司農事中書以立道熟於雲南奏授大理等

處巡行勸農使佩金符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鷄金馬
之間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末泉源
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餘頃
皆為良田變隸之人雖知誰桑而未得其法立道
教之飼養收利十倍於舊雲南之人由是益富庶
羅諸山蠻慕之相率來降收其地悉為郡縣十五年
除忠慶路總管佩虎符先定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
逸少為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
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為師第三師歲時率諸生行禮
祭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矣行省平章宋公亦表

於朝有旨進官以褒之十七年天朝力請於帝以雲
南王子也先帖木兒襲王爵帝從之遂命立道為臨
安廣西道宣撫使兼管軍招討使仍佩虎符陞辭賜
以弓矢衣服鞍馬始赴任會水泥路大首領必思反
扇動諸蠻夷亟發兵討之殺其城邑鼓行而前徇金
齒甸七十城越麻甸抵下所下之有遺以馴象金
鳳異物者悉獻諸朝二十二年又籍兩江僮士貴峯
從親李維屏所部戶二十三萬有奇以其籍歸有司
遷撫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建創廟學於建水路書
清白之訓于公廡以警貪墨風化大行入朝值權臣

用事遂退居散地條陳十二策皆切當世之務帝嘉納焉二十七年北京地陷人民震驚命立道為本路總管未行安南世子陳日煚遣其臣嚴仲羅陳子良等詣京師告襲爵先是其國立陳日煚累召不至僅遣其族父遺愛入貢朝廷曰封為安南王遺愛還日煚陰害之遣使問罪日煚拒使者不受命遂遣將討之失利而還帝怒欲再發兵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言蠻夷小邦不足以勞中國張立道嘗再使安南有功今復使往宜無不奉命帝召至香殿諭之曰小恭今遣汝往諭朕意宜盡乃心立道對曰臣之

命雖蹈水火不敢辭臣為恐不足專任乞重臣一與俱臣為之副帝曰卿朕腹心臣使一人居鄉上必敗卿謀遂授禮部尚書佩三珠虎符賜衣段金鞍三矢以行至安南界謂郊勞者曰語爾世子當出郭迎詔日煚乃率其屬焚香伏謁道左既抵府日煚拜跪聽詔如禮立道傳上命數其罪為書曉之日煚曰此三世辱公使公大國之卿小國之師也何以教我立道曰昔鎮南王奉詞致討汝非能勝之也由其不用智導率眾深入不見一人遂退驥至弓矢盡壞眾不戢而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

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耳且雲南與嶺南之人言
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後
能抗我汝戰不利不過遁入海中島夷乘勢必來寇
抄汝汝食少不能支必為彼屈汝為其臣孰若為天
子臣乎今海上諸夷歲貢於汝者亦畏我大國之爾
與也聖天子有德於汝甚厚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
將讒汝爾汝曾不悟不能遣一介之使謝罪請命輒
稱兵抗拒遂我使人以怒我大國之師今禍且至矣
在世子計之日燭拜且泣涕而言曰公之言良是也
計者皆不知出此前日之戰救死而已寧不知

懼天子使公來必能活我此
子之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寶
要日燭入朝日燭曰貪生畏
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
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
意廷臣有害其功者以為必
不敢至議者惜之二十八年
尋以為四川南道宣慰使遷
使三十年皇曾孫松山封梁
廷議求舊臣可為梁王輔行
者立道遂以陝西行臺

侍御史拜雲南行省參政視事期月卒于官立道凡
二使安南宮雲南最久頗得土人之心為之立祠於
鄯善城西立道所著詩文有效古集平蜀總論安南
錄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說若干卷子元雲南行省左
右司郎中

張庭珙

張庭珙字國寶臨潢全州人父樺金商州南倉使歲
壬辰籍其民數千來降太乙令監權北京等路賦課
俄改北京都轉運使因家北京歲辛亥憲宗即位以
庭珙為必闡赤高麗

庭珙往問之其王言臣事本
入侵掠避而走險不得已也
庭珙却之而歸以狀聞帝為
麗以安帝伐宋至闕州授安
伐以庭珙熟知西京入漠南
糧運俄授同僉土蕃經畧使
時以庭珙為朝列大夫安南
吐蕃大理諸蠻至于安南世
之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臣
翁言德至厚也王猶與宋為

朝來嘗不謹而大軍
且賂庭珙金銀數千兩
禁戍兵無擅入其地高
撫使世祖即位自將北
路遣立沙井諾驛兼給
至元六年安南入貢不
國達魯花赤佩金符由
子光昞立受詔庭珙責
郡縣而聽汝稱藩遣使
唇齒妄自尊大今百萬

之師圍襄陽拔在旦夕席卷
恃且雲南之兵不兩月可至
者其審謀之光晒惶恐下拜
天子憐我而使者來多無禮
抗禮古有之乎庭珎曰有之
上光晒曰汝過益州見雲南
天子之子沒蠻夷小邦特假
况天子命我為安南之長位
大國何索吾辱象庭珎曰吾
無以對益審謀使術與

江則宋亡矣王將何
汝境覆汝宗祀有不難
受詔既而語庭珎曰聖
汝宮朝列我王也相與
王衣雖微序於諸侯之
王拜否庭珎曰雲南王
以王號豈得比雲南王
居汝上耶光晒曰既得
獻方物藩臣職也光晒
立以恐庭珎更珎解

所佩弓刀坦臥室中曰聽汝何為光晒及群下皆服
明年遣使隨庭珎入貢庭珎見帝以所對光晒之言
聞帝大悅命付翰林承旨王磐紀之授襄陽行省郎
中與阿里海牙從數騎抵襄陽南門呼宋將呂文煥
語曰我師所攻無不取者汝孤城路絕外無一兵之
援而欲以死守求空名如闔郡之人何汝宜早圖之
文煥帳前將田世英曹彪執其總管武榮來降文煥
益孤明日遣黑楊都統來議納款將遣之還報庭珎
曰彼來或以計覘我未能必其果降此人呂氏腹心
不如留之以伐其謀元帥阿木然之乃留不遣天明

自文煥舉城降以功遷中順大夫遂授知歸德府行
樞密院經歷諸軍勦渡復為行省郎中俄授金虎符
襄陽總管兼府尹改郢復二州達魯花赤宋平遷平
江路達魯花赤改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未行拜大
司農卿連居親憂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開
封有控鶴軍士十餘人賃大宅聚居縱橫街陌庭跡
始至察其必為盜急捕之得寶玩器服子女滿室窮
索其黨俱殺之民以為神河決灌大康漂溺千里庭
珙括商人漁子船及縛木為筏載糗糧四出救之全
活甚眾水入善利門庭珙親督之是歲土得之不能

止乃頽城為堰水既退即募民增外防百三十里人
免水憂俄卒於官庭珙性清慎丞相伯顏嘗語人曰
諸將渡江無不荒貪唯我與國寶始終自守聞者以
為知言弟庭瑞
庭瑞字天表幼以功業自許兵法地志星曆一筮無
不推究以宿衛從憲宗伐蜀為先鋒中統二年授元
帥府參議留戍青居諸軍攻開州達州庭瑞將兵築
城虎嘯山扼二州路宋將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
砲皆穿築柵守之柵壞乃依大樹張牛皮以拒砲
貴以城中人飲于澗外絕其水庭瑞取人畜溲涕煮

之瀉之中以洩臭人日飲數合唇皆瘡裂堅守踰月
援兵不敢進庭瑞度宗兵稍懈三分其兵夜劫貴營
宋兵驚潰殺都統藥俊雍貴胡世雄等五人斬千餘
級庭瑞亦被傷數處以功授奉議大夫知高唐州改
濮州尹遷陝西四川道按察副使政過於猛上官弗
便陷以罪徙四川屯田經畧副使東西川行樞密院
發兵圍重慶朝廷知庭瑞練習軍事換成都總管佩
虎符舟楫兵仗糧儲皆倚以辦蜀平陸諸蠻夷部宣
慰使甚得蠻夷心碭門羌與婦人老幼入市爭價殺
入碭門魚通司繫其人羌酋怒斬繩橋謀人劫之魚

通司來告急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俗暴悍以
鬪殺為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即以門墻之寇待之不
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悟當自回矣惟正曰使者無
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羌界羌陳兵以
之曰殺人情死羌與中國之法同
為見謹耳而汝即肆無禮如行
空法巢穴矣其酋長棄槍弩羅
之視肉之文理何如則言其
不可不勞兵而罷今公馬果白敢
者餘盡縱這之遂與約自今交市
以碭門為界無

相出入官四六蜀茶增價鬻於人
 引法使每引納二緡而付之
 荒蜀使之先時運糧由揚山沂江
 立屯田人得免患都掌蠻叛苦
 自敵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
 驚曰旬物弓矢如此之力即請
 奉十餘久而招復其餘民授叙
 州等處蠻夷部宣撫使改潭州
 路總管時湖廣省臣方利民為
 功庭瑞知不可拒乃辭歸關中
 三年思成都多從漢中分家奴
 往居焉以疾卒庭瑞初屯青居
 其土多橘時中州艱行蜀藥其
 價倍常庭瑞謀開卒日入橘皮
 若寸許諸人莫曉也賈人有喪
 其資不能歸者人給橘皮一石
 得錢以濟莫不感之家有愛妾
 一曰見老入與之語乃其父也
 妾以告庭瑞召視之其貌甚似
 問欲得汝妻歸耶其人以為幸
 侍左右非敢汝妻居吾家不過
 群婢歸婦則良人矣盡取奩
 書券還之時人以焉難

張惠

張惠字廷傑成都新繁人尚書
 孫也其先從居清河後從蜀歲
 傳宋高英之裔
 惠字十四入

蜀被俘至杭海后數年盡通諸國
而薦之入侍世祖藩邸以謹敏稱
世祖即位授燕京宣慰副使為政
罷礦局俄遷侍中至元元年奏
山東以鑿贖得囚三百餘家為民
僧建寺居之李增之亂山東民被
患至大括軍中悉縱之又奏選良吏
去冗官以蘇民
瘼遷制國用司副使會改制國用司
為尚書省拜參
知政事遷中書左丞進右丞伯顏帥
師伐宋十二年
夏詔惠主其餼餉允江淮錢穀皆領
之十二年

降伯顏命惠與參知政事阿剌罕等入城按閱府庫
版籍收其太廟及景靈宮禮樂器物冊寶郊天儀仗
籍江南民為工匠凡三十萬戶惠選有藝業者僅十
餘萬戶餘悉奏還為民伯顏以宋主北還俾惠居守
惠不待命輒啓府庫封鑰伯顏以聞詔左丞相阿朮
平章政事阿塔海詰之徵還京師二十年拜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行省揚州二十二年入朝復命以平章
政事行省杭州至無錫卒年六十二惠所至有能聲
及老願以沈浮示讓子遵誨

劉好禮

劉好禮字敬之梁祥符人父仲澤金大理評事遷授同知許州從容保定之完州好禮幼有志知讀書通國言憲宗時庶訪府辟為參議歲乙卯改永興府達魯花赤至元元年以侍儀廉希逸薦召見言舉人材數事無旨五年應詔建言凡有司奏請宜先啓皇太子俾得闕置庶改以為社稷生民之福陝西重地宜封皇子諸王以鎮之創築都城宜給直以市民地選格不宜以中統三年為限後具者不錄帝是其言勅中書施行七年遷益蘭州等二部斷事官以比古之部護治益蘭其地距京師九千餘里民俗不知陶冶

水無舟航好禮請立匠於朝以教其民迄今稱便或言權鹽酒可以佐經費好禮曰朝廷設官要荒務以綏遠寧欲奪其利耶言者慚服十年北方諸王叛執好禮軍中幾死其大將以好禮善應對釋之十六年春叛王召好禮至欠欠州曰皇帝疑我致有今日好禮曰不疑果疑王召王至京師肯還之耶十七年春好禮率衆走別部臣度踰是則嘉望其還遂以衣服賂叛王千戶始還東出鐵壁山口間道南受數日從者繼至其千人中道糧絕捕獵以為食七月至翁海

始與戍兵接得
八年授嘉議大夫
書僕改禮部又改
往還兩都乘輿象
未幾象驚幾傷從
入為戶部尚書二
河西隴右道肅政
廉訪使

王國昌 子通

王國昌膠州高密人初為膠州千戶中統元年入覲
世祖察其能遷左武衛親軍千戶佩金符召問軍旅

之事國昌奏對甚悉帝嘉之賜白金錦袍至元五年
人有上書言高麗境內黑山海道至宋境為近帝命
國昌往視之泛海千餘里風濤洶湧從者恐勸還國
昌神色自若徐曰奉天子威命未畢事而遽返可乎
遂至黑山乃還帝延見慰勞而東夷皆內屬惟日本
不受正朔帝知隋時曾與中國通遣使諭以威德令
國昌率兵護送道經高麗時高麗有叛臣據珍島城
帝因命國昌與經畧使卯突史樞等攻拔之八年復
遣使入日本乃命國昌屯於高麗之義安郡以為援
冬十月卒于軍子通嗣

通初襲爵為左衛親軍千戶十二年從諸軍伐宋渡江鎮鄂州時潭州不下兵薄其城通以所將千人破其柵宋兵遁去通縱兵追擊殺獲甚衆以功進武節將軍從攻靜江下之十四年改侍衛親軍千戶明年通上書言今南方已定而北陲未安請屯田于和林率所部自効帝慰勞遣之從破敵兵于金山俘獲生口及馬羊牛駝不可勝計進顯武將軍賜金虎符陞僉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從討叛王乃顏遷副都指揮使明年屯四瓜沙諸州進階明威將軍武宗即位命總京城衛兵樞密院復奏通攝左丞領諸衛屯田兵遷屯儲衛親軍都指揮使鎮海口以疾卒子燕出不花襲武德將軍左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姜或

姜或字文卿萊州萊陽人也父椿避亂往依濟南張榮因家焉或幼穎悟好學榮守濟南辟為掾陞左右司知事尋遷郎中進參議官中統三年或與榮孫宏入朝因言益都李壇反狀已露宜先其未發制之未報明年春壇果反時諸郡不為兵備壇即襲據濟南或棄家從榮招集散亡迎諸王哈必赤進兵討之秋七月捕得生口言城中糧盡勢蹙或乃昏夜請見王

日聞王陞辭時面受詔曰發兵誅壇耳毋及無辜今
旦夕城且破王宜早諭諸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
然城中無噍類矣王曰汝言城破解陰陽耶或曰以
人事知之若待城破言於王晚矣王悟明日賊衆開
門出降王下令諸軍敢入城者論以軍法壇就擒城
中按堵如故或以功授大都督府參議改知濱州時
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爲牧地縱牛馬壞民禾稼桑棗
或言於中書遣官分畫疆畔捕其強猾不法者寘之
法乃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爲太守桑及
東平府判官民遮請留馬爲之不行至元五年召

治書侍御史出爲河北河南通提刑按察使賜金虎
符改信州路總管後累遷陝西通提刑按察使陝西
刑按察使拜行臺御史大夫陝西通提刑按察使
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陝西通提刑按察使
十六年手迪吉

張礎

張礎字可用其先渤海人金朝不曾仕
祖伯遠從忽都魯那顏略是燕京
城降忽都魯那顏以伯遠爲通判
州父範爲真定勸農官因家焉礎素
儒丙辰歲平章

元史卷之五十四
王阿里不哥分
地阿里不哥以礎不附己衛之遣使
言於世祖曰張
親寧有彼此之間且我方有事於宋
如礎者實所倚
任待天下平定當遣還也已未從世
祖伐宋凡徵發
軍旅文檄悉出其手中統元年立中
書省以礎權左
右司事尋出為彰德路拘推官復入
為三部員外郎
賜金符為平陽路同知轉運使改知
獻州同知東
府事又改知鳳州有婦人乘驢過市
者按上官
之奴引鳴鑼射婦人墜地如匿暗赤
家礎將

聞暗赤懼乃出其奴論如法至元十
一年立諸道提
刑按察司以礎為江南浙西道提刑
按察副使佩金
符宣慰使失里貪暴掠良民為奴礎
劾黜之遂安縣
民反累負險為亂命礎與同知浙
西道宣慰使劉
宣領兵捕之宣即欲遣兵礎曰江南
新附守吏或失
捕字宜遣人招諭以全衆命宣不可
礎曰諭之不來
加誅未晚遂遣人諭之逆黨果自縛
請罪礎釋之宣
乃嘆服遷嶺南廣西道提刑按察使
廣西宣慰使也
里脫強奪民財礎按其罪遷嶺北湖
南道提刑按察
副使授賓州路總管不赴拜國子祭
酒尋出為安豐

路總管三十一年卒。官年六十三。贈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封清河郡公。諡文敏。叔衛輝路推官。

呂盛

呂盛字伯充。河內人。七世祖公。歸與宗丞相公。著為從昆弟。祖庭金末。避亂去。居是。父佑。歸附。初隸兵籍。轉徙北郡。復至關中。家真。盛有志。撫京兆。聘許衡。教授生徒。盛從衡學。舉盛為侍讀。輔成教養盛之功。為多。至元。陝西道按察司知事。未行。會宋降。者言真。漢新附。民情未安。有呂子開者。向為襄陽制置司參謀官。公居鄂。其人采心知

事。宜徵用之。朝廷遣使而難其人。或言子開舊名偉。金亂入宋。更名文蔚。字子開。於盛為從叔父。宜遣盛行時。江淮兵猶未戢。盛聞之。慨然請行。子開既入覲。陳安撫襄漢便。詔以子開為翰林直學士。辭不就。十四年。授戡四川行樞密院都事。時宋制置使張珏守重慶。安撫使王立守合州。詔樞府分兵取之。李德輝行西院事。于成都獲立。偵卒張郃等數人。將殺之。盛曰。彼不即降者。以昔嘗抗命。或降懼誅耳。公宜釋郃等。俾歸諭立。未幾。立果遣郃等。賈纘書至。成都德輝請與東院同受降。後期不至。德輝承制授立

仍為安撫使知台州開倉賑民禁戡剽掠而瀘叙崇
慶思播變萬等郡聞之相繼送款已黔民感感與德
輝之惠並祠事之東院耻其無功誣德輝越境邀功
械立于長安獄將誅之或適以事至京師言于許衡
衡白留守賀仁傑遂奏釋立賜金虎符仍舊官或亦
以平定四川功賜金織衣弓刀鞍勒白金陞奉訓
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十九年調同知順慶路
總管府事以疾辭二十一年徵為國子司業以未幾
三十年改華州以知州勸農興學具有成效及
卒諡之大德中河東關龍地震月餘不止或

學士肅輿各設問者數千言以究其理且移書廟堂
陳救災弭患之道仁宗即位召拜翰林侍讀學士時
方議行科舉堅曰經明行脩質而少華非惟士有實
行國家當得真才以登治平未幾致仕延祐元年遣
使給驛送還關中十二月以疾卒年七十八贈陝西
行省參知政事封東平郡公謚文穆子三人杲果
瑄皆顯仕孫魯以明寧路總管

譚資榮

譚資榮字茂卿興德懷來人敦厚寡言頗知讀書仕
金為縣令歲己卯河朔歸版圖資榮率眾款附主帥

卷之四十五
後從征以功賜金虎符陞行元帥府事復以其弟資
用代克元帥左監軍歲壬辰資榮從攻汴梁有功既
而舉資用自代退而耕田讀書以為逸老計時年四
十子二人曰澄曰山阜澄好讀書又習國語為監縣
多善政世祖在潛邸時澄入見世祖嘉其容止安詳
留居藩府稱其官而不名以其弟山阜代為縣遣還
臣出使必以答借中統元年制書褒美以為懷孟路
總管明年入朝賜金符四年易虎符居官時訟至立
決教民力田致物本歷以彰德同知遷河東

尹明年奔父喪中書不聽其終制奏起復淮職後歷司
農少卿遷陝西四川提刑按察使踰年西南夷羅羅
斯內附帝以澄文武兼資可使鎮撫新國以為副都
元帥同知宣慰使司事至其境諭之曰皇元一視同
仁不問遠近特置大帥安集招懷以擇外侮非利徵
求於汝也夷人夫跪尋以疾卒子克脩事裕宗于東
宮出為江南湖北河北河南陝西漠中三道提刑按
察使孫男三人曰忠曰質曰文

王暉

王暉字仲謀衛州汲縣人曾祖經祖字仕金官襄武

校尉父天鐸金正六初以律學中首選仕至戶部主
事博有材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與東魯王博文
渤海王旭齊名史天澤將兵攻宋過衛一見接以賓
禮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為詳議官時省
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博以選
至京師上書論時政與渤海周正並擢為中書省詳
定官二年春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
官尋兼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治錢穀擢材能議典禮
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至元五年建御史臺嘗
察監察御史知無不言論列凡百五十餘章時都水

劉晟交結權勢任用頗專陷沒官糧四十餘萬石博
劾之暴其姦利權貴側目又言晟監脩太廟畢功特
轉官錫賞今纔數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論如法
晟竟以憂卒秩滿陳天祐雷膺交薦於朝九年授承
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初絳之太平縣民有陳氏
者殺其兄行賂緩獄竟引逮繫者三百餘人至五年
不決朝廷委博鞠之一訊即得其實乃盡出所逮繫
者時絳又旱一夕大雨十三年奉命試儒人于河南
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河南北道提刑按
察副使尋改置諸道制下遷燕南河北道按部諸郡

臧吏多所罷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行御史臺治書
侍御史不赴於宗在東宮惺進承華事略其目曰廣
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
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知賢審官凡
二十篇裕宗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
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
至邢時此齊太子食邪蒿願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
邪人耶詹事丞孔九思從旁對曰正臣防微理固當
然太子善其說賜酒慰喻之令諸皇孫傳觀稱其書
弘益居多十九年春改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

在官一年以疾還衛二十二年春以左司郎中
右丞盧世榮以聚斂進刑部屢趣之不赴或問其故
曰力小任大剝衆利己未聞能全者遠之尚恐見
况可近乎既而果敗衆服其識二十六年授中書
大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黜官吏貪汙不潔者凡
數十人寔懲凶之寃滯者決而遣之戒戾無得富
民室而別營屋以居之每謂爲治之本在於得人乃
進言宗曰福建所轄郡縣五十餘連山距海實爲
邊徼盡地而民情輕詭由平定以來官吏貪殘故山
寇肆行嗚聚愚民因而蟻附剽掠打落官兵致討復

元史及傳卷三十四
十一
蹂踐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意也令雖不能一一
擇任守令而行省官僚知平章左丞尚缺宜特選清
望素著簡在帝心文足以撫綏黎庶武足以折衝外
侮者使鎮靜之庶幾治安可期矣時行省計劃賊鍾
明亭無功憚復條陳利害曰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
萬苗孽一變十去四五今劇賊猖獗又酷於華其可
以尋常草竊視之况其地有溪山之險東擊西走出
沒難測招之不降攻之不克宜選精兵申明號令專
命重臣節制以計討之使彼勢窮力竭庶可取也二
十年召至京師二十九年春見帝於柳林行宮

上萬

陳時政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成宗即

位獻守成事鑑一十五篇所論悉本諸經旨元貞元
年加通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奉旨纂脩世祖實
錄回集聖訓六卷上大德元年進中奉大夫二年
賜鈔萬貫乞致事不許五年再上章其退遂授其子
公孺為衛州推官以便養仍官其孫等祕書郎大德
八年六月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
郡公謚文定其著述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
承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雜著詩
文合為一百卷

列傳卷第五十五

元史一百六十八

翰林學士帝矣知制誥無修 國史院編修官臣 勅修

勅修

陳祐 天祥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趙州寧晉人世業農祖忠博
究經史鄉黨皆尊而師之既歿門人謚曰茂行先生
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
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歲癸丑穆王府署祐為
其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錠錦衣一襲王既分土於
陝洛表祐為河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

李國維楊杲李微薛玄咨訪治道商議古今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糧料等錢又上便民二十餘事朝廷皆從之世祖即位分陝洛爲河南西路中統元年真除祐爲總管時州縣官以未給俸多貪暴祐獨以清慎見稱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調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至急祐部民丁數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或以事涉專擅不可祐曰救民獲罪亦所甘心即諭之使散去兩州之民皆賴焉三年朝廷以祐降官無名乃賜虎符授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衝當四方之衝號爲難治祐申明法令創立孔子廟脩比干墓且請于朝著于祀典及去官民爲之碑頌德嘗上書世祖言樹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國本建立宜早二曰中書政本責成宜專三曰人材治本選舉宜審事雖未能盡行時論稱之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祐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時中書尚書二省並立世祖厭其煩欲合爲一集大臣雜議之祐還朝特命預其議阿合馬爲尚書平章政事欲奏陞中書右丞相安童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懼祐有異議

許進祐為尚書參知政事以唱之及入議祐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虛位未湏設事遂罷阿合馬怒其忤已除祐僉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西涼隸永昌三府其違魯花赤及總管為人誣搆家各百餘口王欲悉致之法祐力辨其冤王怒甚祐執議彌固王亦尋悟二人皆獲免持祐泣曰公再生父母也朝廷大舉伐宋遣祐僉軍山東民多逃匿聞祐來皆曰陳按察來必無私遂皆出應期而辦十二年授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多震懼失措祐因謂口何必若是前則為盜跖今為顏子吾以

待之前為顏子今為盜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飭不敢弄法許蔡間有巨盜聚眾劫掠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隨制置夏貴過汴祐斥下馬搥殺之於市民間帖然十四年遷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南初附軍士俘虜溫台民男女數千口祐悉奪還之未幾行省權民商酒稅祐請曰兵火之餘傷殘之民宜從寬恤不報遣祐檢覆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新昌值玉山鄉盜倉猝不及為備遂遇害年五十六詔贈推忠秉義全節功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河南郡公謚忠定父老請留葬會稽不得乃立祠祀

之祐能詩文有節齋樂子夔考陂屯田萬戶初在揚州聞祐遇盜死泣請于行省願復父讎擒其賊魁戮于紹興市臯昌國州知州奭侍儀司通事舍人孫思魯襲考陂屯田萬戶思謙湖廣行省叅知政事第天祥

天祥字吉甫因允祐仕河南自寧晉徙家洛陽天祥少隸軍籍善騎射中統三年李璫叛據濟南結宋爲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以天祥爲千戶屯三汜口防遏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有田百餘畝躬耕讀書從之遊者甚衆其居近緱氏山因號曰緱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未之竒也別去數歲獻所爲詩於祐祐疑假手它人及與語出入經史談辯該博乃大稱異至元十一年起家從仕卽郢復州等處招討司經歷從國兵渡江因論軍中事深爲行省叅政賈居貞所器重十三年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領軍士纔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故致亂爾今令汝輩權置兵仗以自衛何如民皆稱便乃條陳其事於行省曰鎮遏姦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

資則外生窺覷之釁此理勢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正由當時處置失宜踈於外而急於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防而不相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舟中之人皆敵國矣莫若布推赤心於人使戮力同心與均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惟冀少加優容然後責其必成之効行省許以從便處置天祥凡所設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以至隣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結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

有長弛兵禁以從人心既安軍勢稍振用土收李必聰山寨不日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內悉平時州縣官吏去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而月給之以止其貪民用弗擾鄰邑分寧爲變謀者時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我用矣遂一無所問及祥命驗口給糧仍戒土歸莫不服其威信居歲爲總管者務變更舊政治隱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

久而興國復變鄰邦壽昌
乘勢殺守將以應之時
都帖兒賈居貞萬戶鄭
之至樊口兵敗死黃州
時忽都帖木兒惟怯不
羅堡依山為壘素有嚴
人浮躁輕進易退官軍
與之相敵不二三日死
精兵以擊之惟疾走者
元定然後取黃州壽昌

日府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
一改行省為宣慰司參政忽
那臣為宣慰使鼎臣帥兵討
之聲言攻陽羅堡鄂州大震
一出兵天祥言於居貞曰陽
彼若來攻我之利也且南
馬據險而區區烏合之眾
必多遁逃者十八九我出
始得脫乘此一勝則大勢
摧枯拉朽耳居貞深然之

而忽都帖木兒意猶未
乃引兵宿於青山明日
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
貞救之不能得天祥曰
欲殺之者利其財耳力
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
軍至皆棄城依險而自
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
周監斬于鄂州市得金
物召而還之其黨王宗

次聞至陽羅堡居貞力趣之
大敗其眾皆如天祥所料初
甲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居
是州之人與彼勢本不相接
止之至是被執者皆縱去復
授兵二百餘人為亂者聞官
保天祥以眾寡不敵非可以
歸田里惟生擒其長毛過順
二百兩詢知為鄂州賈人之
一等十三人繼亦就擒以冬

至日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白宣慰
司盡縱之由是無復叛者百姓為立生祠二十一年
三月拜監察御史會右丞盧世榮以培克聚斂驟陞
執政權傾一時御史中丞崔彥言之帝怒欲致之法
世榮勢熾益張左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有可否世
榮誣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後斬之於是臣僚震懾
無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極言世榮姦惡
其略曰盧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獲
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輿賦輦賄輸送權門所獻
不充又別立欠少文卷銀一千錠由白身擢江西權

茶轉運便於其任專務貪聚所犯賊私動以萬計其
隱秘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掎取於
人及所盜官物略計鈔以定計者二萬五千一百一
十九金以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
茶以引計者一萬一千五百五十有八馬以疋計者
十五玉器七事其餘繁雜物無算是已經追納及未
納見遺者人所共知今五年不以此前非狂悖愈甚以苛
刻為自安之策以誅求為干進之門既懷無厭之心
廣畜橫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子獨重權雖位在丞
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六盜蹠而掌阿衡

之任不止流純於當代亦不與是將來朝廷信其
虛誣之說俾居相位名爲執政實授正權校其所能
敗闕如此者其所行毫髮無不法皆度往之真跡可
謂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預籌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
之權豈宜輕授夫掌天下譬指製鍊初欲驗其能否
先嘗試以布帛如無能効所損或輕今指相位以試
驗賢愚猶捨美錦以校量工拙脫致墮壞悔將何追
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
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
羸病未有慈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其是也

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
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間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
粒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爲邦本本固
邦寧歷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
亡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
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故其用之
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
之命易一世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
銜銖之誅取誘上下以交在觀民安難爲國斂怨果

欲不爲國家之遠慮惟取速效矣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爲然其生財之本既已不存歛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被殆有不可勝言者計其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中跡備有顯明今取其所行與所言而已不相副者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口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定不取於民而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增數包認始言能令民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者若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世祖聞其語遣使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面質之既至即日有內官傳旨縛世榮於宮門外明日入對天祥於帝前再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帝皆稱善世榮遂伏誅五月朝廷錄天祥從軍渡江及平興國壽昌之功進秩五品擢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除治書侍御史六月命理筭湖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州即上疏言平章岳東木克暴不法時桑哥

竊國納與岳東本國當為其爪牙羽翼誣天祥以罪
欲致之死繫獄幾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遇赦得
釋二十八年擢行臺侍御史未幾以疾辭歸三十年
授燕南河北道廉訪使元貞元年改山東西道廉訪
使時盜賊群起山東居多詔求弭盜方略天祥上奏
曰古者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飢饉諉之天祥
宜且勿論他如軍旅不息工役荐興聚斂無厭刑法
紊亂之類此皆群盜所起之因中間保護存恤長養
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
赦善人暗啞前人之言之備矣彼強梁之徒各執兵
殺人取後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
釋之且脫縲囚暮即行劫又復督勸有司結限追捕
賊皆經慣習以為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兇殘悖逆
性已頑定誠非善化能移惟以嚴刑可制所擬事條
皆切於時用於是嚴督有司捕得盜賊其衆皆杖殺
之其亡入他境者瑞知所向選捕盜官及兵密授
方略示以賞罰使追捕之兩至漢江二千餘里悉皆
就擒無得免者由是東方塵空屏息平陰縣女子劉
金蓮後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為建立神堂愚民皆奔
走奉事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

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倣漢張角晉孫恩之爲
必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放於市自此神怪屏息天祥
言山東宣慰司官冗宜罷因劾奏其使貪暴不法事
格不行遂以仁滿辭去大德三年六月遷河北河南
憲訪使以疾不起人有亮節往往就天祥家求直天
祥以不在其位却去之六年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
上章論征西南夷事曰兵有不得已而不得已者亦有
不得已而不得已者惟能得已則已可使兵力永強以備
不得已而不得已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歲行省
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此乃得已而不得已之兵
也彼荒裔小邦遠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爲
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爲利不
取不足以爲害沐歎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
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
既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軍中之糧人自相食計
窮勢蹙倉黃退走土兵隨擊以致大敗深棄衆奔逃
僅以身免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
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諸軍使劉二霸都總督以圖收
復叛地湖甘湖南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
其正夫與擔負自己糧食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營農

時與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迴勢千里寧何事不有
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為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
一運之米自此以後又當如何比問西征敗卒及其
將亦頗知西南遠夷之地重山複嶺深林竹木
叢密官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
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甃若乘險激擊我軍雖衆
亦難施為也又其毒霧烟瘴之氣皆能傷人羣蠻既
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師或
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飢餒疾病死亡將有不戰
自困之勢不可不為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
趾爪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土一畝內
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
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
擾未見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
人向為征西之軍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
於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皆惡天意亦憎
惟願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之罪續下明詔示
彼一方以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
征之後以此招之自有相續歸順之日使其官民上
下皆知未須遠勞王師與區區小醜爭一旦之勝負

也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國緩戰而羗衆安寧載
經傳爲萬世法爲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其水路
遠近得通或用鹽引茶引或用實鈔多增米價在市
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
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
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以制其力期之以
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謂業已如
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繫之大審詳成敗算定而
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聚者皆烏合之徒
必無久能同心敵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
疑以計使之互相讎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
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拒敵者
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
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也不報遂謝病去
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
東尤甚詔問弭災之道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
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
以聞天祥自彼召還京至是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
事輸忠無地常鬱鬱不自釋又不欲苟康廩祿八年
正月移疾謝去至通州中書遣使追留不還帝聞之

賜錢五千貫仍命給傳車官護送至其家天祥望闕
拜謝辭所賜鈔而行九年五月拜中書右丞議樞密
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使者五致詔以年老不能辭書
一年仁宗在懷州遣使賜幣帛上尊酒至大四年仁
宗即位復遣使召之辭以老疾不起延祐三年四月
卒于家年八十累贈推忠正義全德佐理功臣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封趙國公諡文忠

劉宣

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金末避地
于陝後徙太原宣沉毅清介居家孝友自幼喜讀書
有經世之志宣撫張德輝至河東見而器重之還朝
薦為中書省掾宣殿則往從國子祭酒許衡講明理
學初命為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副使至元十二年
入為中書戶部郎中改行省郎中從丞相伯顏平章
阿朮統軍平江南贊畫居多伯顏嘗命宣詣闕上捷
書世祖召見親問以南征事應對稱旨賜器服寵嘉
之江南平命宣沙汰江淮冗官其所存革悉合公論
除知松江府未幾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三年威
惠並著陞江淮行省參議擢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
使二十三年入為禮部尚書遂遷吏部時將伐交趾

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瘵官府擾攘今春
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
未嘗愆期邊鄙生事與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
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吉興
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地毒
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許江比至
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
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
往還旬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
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

而湖南調度頻

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

湖廣密邇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
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
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畧不然將復
蹈前轍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畧曰近議復置
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急安危繫焉豈都
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聞湖廣江西供給
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群盜並起軍兵遠涉
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即目連兵未解且交趾與
我接境暹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唆都

為賊所殺自遺羞辱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瀕遠非
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
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
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代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
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
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
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
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嘉納其言二十三年十二
月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宣獻議曰原文鈔所起
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濟

於為治邊羅買之計比銅錢易於竇孽民甚便之稍
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毋相權之意日增月
益其法浸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
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
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
為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
在史策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
貲非為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
濟丘鑿之用非忙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桑
哥謀立尚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遂罷二十五年由集

賢學士除行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臺
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
大夫與中丞出建康城點視軍船群御史從有以軍
糧載蓄者御史張諒詰之知為行省官所使詣揚州
覆實忙古臺盛怒即圖報復時大夫之父官于屬郡
隨被按劾遣其黨造建康伺臺中遺失臺官皆竦懼
陰往懇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動忙古臺怒宣愈甚羅
致宣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及錄
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以聞于朝必
為遣官二員置獄于行省鞫其
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
衛驅迫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九月朔宣自到
于舟中始宣將行時書後事緘付從子白誠令勿啓
視宣死視其書辭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
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為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
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為恨耳嗚呼
天乎實鑒此心且別有公文言忙古臺罪狀後得其
藁塗注句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為叙次
其文讀者悲憤宣既引決行省白于朝以為宣知罪
重自殺前後搆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然宣忘義

即操為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延祐四年從子自持
上宣行實御史臺以聞制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
護軍追封彭城郡公謚忠憲

何榮祖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父瑛金貞祐間試文法
入優等補吏後授明威將軍守鉅鹿尹權軍器監主
事金亡徙家廣平榮祖狀貌魁偉額有赤文如雙樹
背負隆起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何氏世
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以吏累遷中書省掾擢御史

一節事始折節讀書日記數千言阿合馬方用事

總庫于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而市監察御史
方等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榮祖主其謀奏為左
右司都事以隸已未幾御史臺除治書侍御史升侍
御史又出為山東按察使而阿合馬莫逞其志矣有
帖木剌思者以貪墨為僉事李唐卿所劾帖木剌思
計無所出適濟南有上變告者唐卿察其妄取訟牒
焚之帖木剌思乃撫取為辭告唐卿縱反者逮繫數
十人獄久不決詔榮祖與左丞郝禎參政耿仁傑鞠
之榮祖得其情欲抵告者罪禎仁傑議以失口亂言
之罪坐之榮祖不可俄遷河南按察使二執政竟以

失口亂言杖其人而株連者俱得釋唐卿之誣遂白
平涼府言有南人二十餘輩叛歸江南安西行省欲
上聞會榮祖來為參政止之曰何必上聞朝廷此輩
去者皆人奴耳今聞江南平遠往來其家移文召捕
之可也已而逃者俱獲果人奴也治以本罪而付其
主其於事明決多類此除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以母
老辭又拜御史中丞復出為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
宣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制禁戢諸人且撓
糧船遇暴風多漂覆樂實弗信督諸漕卒償之撈掠
係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曰第

言之若朝廷見譴吾自當之即草辭以奏詔免其徵
召入為尚書參知政事時桑哥守政亟於理算錢穀
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帝不從屢懇請不已乃稍
緩之而畿內民苦尤甚榮祖每以為辭同僚曰上既
為免諸路惟未及在京可少止勿言也榮祖執愈堅
至於忤言不少屈意不署其牘未踰月而害民之弊
皆聞帝乃思榮祖言遂司所宜榮祖請於歲終立局
考試人以為便立為部式詔賜以鈔萬二千貫榮祖
條中外有官程欲給時歲桑哥不為過榮祖既
與之異議乃以病告將授集賢大學士未幾起為尚

言右丞桑哥數成
改提刑按察司為
言國家用度不可不
著弗讓民力之困
天恒多而得用之
材而用之按察司
斯民苟有弗至則
印深然之屢以老
賢而食其祿尋拜
事以水旱請

奏行所定至元新格請
訪司而立監治之法又上
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
者弗圖國計之大且嘗用之
恒少要之省部實為根本必擇
臨一道其職在於除蠹弊安
暨又當遣官體察之庶有所益
解機務詔免署事惟預議中
辭大學士預中書省事又加
不允先是榮祖奉旨定大德
得請于上詔元老大臣聚聽

待令書成已久至具
之未及頒行適子秘
十九贈光祿大夫大
祭祖身至大官而
之賜以上尊及金五
俾置器買宅以旌其
易記載道集觀物外

監惠沒遂歸廣平卒年七
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憲
居飲器用青瓷杯中宮聞
銀五百兩鈔二萬五千貫
加著書有六書十集又有學
書

陳思濟

陳思濟字濟民

人思濟讀書即覺大義以才器
見稱于時輩間世祖

既即位始建省部俾
命廉希憲等行中書
省蓋中統三年詔誅
還仍堂敷奏事無巨
之會阿合馬入省取
希憲守正不從及希
合馬莫敢前思濟獨
位署押磨濟遷掩以
怒目視之衆為之懼

事敷於世祖以京兆為國重鎮
有于陝西思濟定與偕行多所
王文統召廉希憲入中書思濟
細悉就準繩姚掎許壽皆器重
其位在希憲左每欲肆意而行
憲去位省臣晨集椽屬皆憚阿
先以文牘進阿合馬輒干希憲
手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馬
思濟神色自若除右司都事從
希憲行省山東未幾

其手遷承務郎同知高唐州事以績最聞拜監察御
史時阿合馬立尚書省搢在中書右思濟與魏初等
劾其不法帝命近臣正之御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
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為辨訟設拂袖而出授奉訓大
夫知沁州為政簡要不務苛察遷中順大夫同知紹
興路總管府事承檄讞獄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遣
還家候期來決囚拜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決恐
終不可保為閱其案而釋之轉同知兩浙都轉運司
事胥吏侵漁民困于賦役悉蠲除之調陝西漢中道

元史列傳卷三十三
三十一
提刑按察副使丁母憂去官二十三年加少中大夫
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時浙西大水民饑浙東倉廩
殷實即轉輸以賑之全活者衆檄上中書奏允之浙
東復旱禱于名山雨大澍民賴以甦兩淮鹽課不敷
授嘉議大夫兩淮都轉運使奸弊盡革商賈通行歲
課以足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池州路總管
江浙行省平章也速答兒威勢赫然摘淘金戶三千
括民間田畝檄下力上章以止之累遷通議大夫僉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大德五年冬以疾卒年
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州

郡使謚文肅子誠襲蔭入官拜監察御史朝列大夫
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

秦長卿

秦長卿洛陽人也姿貌魁特性倣儻有大志世祖在
京兆潛藩已聞其名既即位務收攬時才以布衣徵
至京師長卿尚風節好論事與劉宣同在宿衛以氣
岸相高是時尚書省立阿合馬專政長卿上書曰臣
愚贛能識阿合馬其為政擅生殺人畏憚之固莫
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觀其禁絕異議杜塞忠言其
情似秦趙高私蓄踰公家貨覬覦非望其事似漢董

卓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為便事下中書
阿合馬為人便佞善伺人主意又其貲足以動入中
貴人力為抹解事遂寢然由是大恨長卿除興和宣
德同知鐵冶事竟誣以折閱課額數萬緡逮長卿下
吏籍其家產償官又使獄吏殺之獄吏濡紙塞其口
鼻即死未幾王著聚徒殺阿合馬帝後悟亦追罪之
斲棺戮屍并誅其子而長卿寃終不白長卿從子山
甫為建康府判官聞長卿寃狀即日棄官去累薦不
起以卒山甫子從龍仕至南臺治書侍御史從德江
浙行省參知政事

趙與票

趙與票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為鄂州教授
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既渡江與票率其宗人之在
鄂州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
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
伯顏首以與票對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幅
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詞旨激
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
所諮訪與票忘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
疏陳江南科歛急督移於大姓宋世立龍暴露皆大

世擅易明詔所爲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
中寅虎入南城與票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
居待罪未幾彘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票貧窶有守
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虎者邪賜鈔萬三千
晉歲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
嘗從朱熹學家庭受授具有端緒於是與許衡論伊
洛間奧衡雅敬之與票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實
以終養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爲葬成宗命
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黃岩贈通議大
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

姚天福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父居實避兵徙鴈門天福幼
讀春秋通大義及長以材辟懷仁丞至元五年詔立
御史臺以天福爲架閣管勾尋拜監察御史每廷折
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已兒思謂其不畏強悍猶虎也
仍厚賜以旌其忠天福曰臣職屬抨彈惟負爵祿是
懼不敢厚賞以重臣罪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
統天福言于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
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
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帝詔王遠帖木兒及字羅

諭之。至羅以年幼自劾。天福時按行畿內，有出使者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得其狀，奏戮之，以徇豪右。憎服十二年，詔罷各道按察司。天福白大夫王速，惟木兒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有司而已也。大夫駭然曰：「微公言，幾失之夜。」入帝卧內，奏其言。帝大悟，詔復立之。權臣不悅，左遷天福朝列大夫、衡州路同知，不就。起為河東道提刑按察副使。時北鄙兵興，轉輸煩急，河東民苦徭役。天福以反側為憂，劾執政失計，奏罷其役。徵拜中順大夫、治書侍御史。十六年，江南既平，獲嘉議大夫、淮

道按察使。淮甸當兵衝，將吏有豪猾為民害者，悉剷除之。民大悅。轉湖北道按察使。設省臣，與州郡稱治。聞帝以其嘗有勲勞，特原之，而流其黨。二十二年，遷山北道按察使。其民鮮知稼穡，天福教以樹藝，皆致蕃富。民為建祠而刻石以紀之。二十六年，復為入為刑部尚書。尋出為揚州路總管。二十八年，復為平陽總管。西按察使按鉅姦一人，沒其家貲。政化大行。二十八年，桑哥敗，考訊黨援。平陽為多，以天福為平陽總管，俾窮治其事。俄拜甘肅行省參知政事。以母老辭。三十一年，授陝西、漠中道肅政廉訪使，尋除真定路

元史列傳卷五十三
十三
總管真定驛傳之需多為民害天福更議措置之方
使不擾民憲長爭之省臣以其事聞詔從之頒其制
為天下式大德二年授江西行省參政以疾辭四年
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
之曰京者以天福為稱首六年以疾卒年七十三初
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為
臣當誓所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為郵俾吾追蹤
後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
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為親累或以聞帝
笑曰巴兒思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

未之子祖舜秘書監著作郎侃內藏庫副使

許國禎

許國禎字進之絳州曲沃人也祖濟金絳州節度使
父曰嚴榮州節度判官皆業醫國禎博通經史尤精
醫術金亂避地嵩州永寧縣河南平歸寓太原世祖
在潛邸國禎以醫徵至翰海留守掌醫藥莊聖太后
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賜坐太后時年五
十三遂以白金錠如年數賜之伯徽王起病目治者
鍼誤損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罪國禎從容諫曰罪
固當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即誅之後誰敢

復進世祖意鮮且獎之曰國禎之直可作諫官宗王
昔奕屢請以國禎隸帳下世祖重違其請將遣之辭
曰國禎蒙恩拔擢誓盡心以報不敢為所事乃不果
遣世祖過飲馬渾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不服國
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已而足疾無作召國禎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
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
世祖大悅以七寶馬鞍賜之憲宗三年癸丑從征雲
南諸番皆得參與朝夕未嘗離左右或在告帝輒為
之不免九年己未世祖帥師圍鄂州宋人繫百族

諸將欲盡阮之國禎力請止誅其兇暴餘皆獲免及
師還招降民數十萬口疲餓頓仆者滿道國禎白殺
蔡州軍儲糧賑之全活甚衆世祖即位錄前勞授榮
祿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賜金符至元三年改授金虎
符十二年遷禮部尚書國禎嘗上疏言慎財賦禁服
色明法律嚴武備設詠官均衛兵建學校立朝儀事
多施行凡所薦引皆知名士士亦歸重之帝與近臣
言及勳舊大臣因謂國禎曰朕昔出征同履艱難者
惟卿數人在爾遂拜承賢大學士進階光祿大夫每
進見帝呼為許光祿而不名由是內外諸王大臣皆

以許光祿呼之陞翰林集賢大學士卒年七十六
大臣非有勲德為帝所知者罕得贈謚持贈國相
紫光祿大夫謚忠憲人以為榮後加贈推誠廣德
恭肅亮功臣翰林學士承旨上柱國追封薊國公初
國禎母韓氏亦以能醫侍莊憲太后又善調和食味
稱旨凡四方所獻珍膳旨酒皆命掌之太后閱其
賜以真定宅一區歲給衣廩終身國禎由是家為子

袁

辰字君黼一名忽魚火孫從其父國禎事世祖

賜名俾從許衡

衛忠慎小心嘗因事

哥曰朕欲罪忽魯火孫汝何不言汝二人自今結為

兄弟有所譴責則更相進諫乃置金酒中賜二人飲

以為盟時裕宗居東宮帝又諭忽魯火孫曰若太子

罪汝將諫諫耶遂命東宮臣慶山奴亦同飲金酒俄

除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事賜日月龍鳳紋綺衣二

襲每外國使至必命與之語辭理明辨莫不傾服改

尚醫大監帝嘗命畫一焉其像賜之轉正議大夫仍

提點太醫院事有竊入安閣禮神之幣者將誅之群

臣莫敢言忽魯火孫曰諫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於

死

死是臣恐神不享所及
相安重善國政多所慈
之信桑哥致繫于左坊
辭不可帝無其仁厚賜
繁無幾有類此王故以
丞行太常卿力辭乃命
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時
以未得請于朝不可忽
如此若俟命下無及矣
累次等差之大要粟不敷
日命亦下明年早禱于終南

山而雨歲以大熟民皆畫像祀之忽魯火孫不事其
業田宅皆上所賜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為先朝老
臣特敕乘小輿入禁中訪以甯事後是益弱不可出
毒國有大政詔使近侍即其家問之特授祭祿大夫
大司徒食其祿終身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光祿大
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
謚僖簡

列傳卷第五十六

元史一百五十一

翰林學士史天澤制誥權國史長廉翰林制誥直學國史編修管臣王禘等奉

勅修

賀仁傑

賀仁傑字寬甫其先河東隰州人祖種德徙關中遂
為京兆鄠人父賁有材畧善攻戰數從軍有功關中
兵後積屍滿野賁買地金天門外為大塚收瘞之遠
近聞者爭輦屍來葬復以私錢勞之嘗居室於塚垣
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曰語云匹夫無故
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皇太子受詔征雲

南駐軍六盤山乃持五千兩往獻之世祖曰天以器
汝焉用獻對曰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
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且言其子仁傑可用狀即召
入密衛其軍帥怒責不先白已而專獻金下責殺世
祖聞之大怒執帥將殺之以勳舊而止世祖即位賜
黃金符總管京兆諸軍奧魯卒贈輸忠立義功臣銀
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獻仁傑從世
祖南征雲南北征乃顏皆著勞績與董文忠居中
事上同志協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多所裨益而言

世帝深愛重之至元十三年宋平淮川蜀人下

四川制置使張珏守重慶合州安撫使王立守釣
魚山相拒二十餘年詔建東西行樞密院督兵進伐
合丹閣軍吉思領東院攻釣魚山不花李德輝領西
院攻重慶德輝分守成都獲王立鈔卒張合縱之等
諭立降立復遣張合等奉蠟書告德輝能自來即降
德輝遂從五百騎至釣魚山與東院同受立降東院
復奏誅立并言德輝越境邀功下立長安獄西院從
事呂盛至都以兵事告許衡許衡告仁傑仁傑言
於帝帝召樞密臣責之曰汝等以人命為戲耶今召
王立立生則已死則汝等亦從之立至賜金虎符為

以爲合州安撫使帝一日召仁傑至榻前出白金謂
之曰此汝父六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以歸養辭
不許乃歸白母盡散之宗族帝欲選民間童女充後
宮及有司買物多非其土產山後鹽禁久爲民害嘗
奏罷之民爲之立祠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宰相樞臣
臣以十數皆不納帝顧仁傑曰無以易卿者特授
議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明年賜
珠虎符進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加
祿大夫中書右丞留守如故尚書省立桑哥用事

都留守司錢穀多矣實召留守忽刺忽耳及仁

拜仁傑曰臣以不能禁吏嚴錢穀多耗傷
臣之罪忽刺忽曰臣爲長即在臣手事未有不關
白而能行者臣罪帝曰以爵讓入者有之未有爭
引咎歸己者置問仁傑在官五十餘年爲留守者
居半車駕春秋辛未入供億未嘗致上怒其妻劉
沒帝欲爲娶貴相敬如初未嘗廢事大德九年
年七十二請老拜光祿大夫平章以事商議陝西
行中書省事賜白金楮幣錦袍玉帶歸第以子
勝襲上都留守虎賁指揮使後成宗崩仁傑入
清內難念世祖舊臣欲有所咨

訪及達爾行至
司太保上柱國
推我宣力翊運
封奉元王子勝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封奉元王子勝自有傳

賈昔刺

賈昔刺燕之大
昔刺體貌魁碩
聖太后遂從睿
昔刺俾氏族與
晉於土命徙居
濂州帝復思之
曰昔刺在吾左
右

殊安適保召入供奉諸庖久皆隸焉世祖在潛

知其重厚使從迎皇后於弘吉刺之地自是預謀
惟惺動中機會內出銀三千兩使買珍膳乘傳上太
官恣其出入不問又賜以牝馬及駒二十匹并牧戶
與之是時兵餘數以所賜分遺鄉里世祖即位立尚
食尚藥二局賜世孫製點局事兼領進納御膳生料
年老謝事病篤世祖所賜衣衣之而卒進封聞喜郡侯
蓋敬懿子丑
從征雲南躍馬
戒其輕銳已夫
從征宋遂自鄂州奉進封臨汾郡公

益顯毅子虎林亦智勇絕人陳思不專之叛逃其家
名馬以助官軍死於柘林中道值大風晝晦敵將至
擊走之還佩其大父金符提點尚食尚藥二局歷尚
膳使兼司農嘗侍帝同浴天下有為李曰重農為
本何為先曰用賢為先用賢則天下治重農則百姓
足帝深善之超拜直徽使辭改僉院事仍領尚膳使
卒子禿堅不花襲世職為尚藥尚食局提點世祖以
故家子獨奇之謂他日可大用使在左右從征乃
軍次航海敵猝至帝令急擊之諸近侍見其勢危
畏避禿堅不花即馳入其陣疾戰破走之擒其首
以歸移軍哈罕大風晝晦敵兵千人鼓譟以進禿堅
不花奮擊身被十餘瘡猶力戰復大破之帝奇其勇抗
海叛者請降衆議以為親犯王師宜誅之禿堅不花
獨曰抗海本吾人或誘之以叛豈其本心哉且兵法
殺降不祥宜赦之帝曰禿堅不花議是以此益知其
可用陸同僉宣徽院事每論政帝前言直而氣不懾
帝亦知其直令察宿衛之士有才器者以名聞所論
薦數十人用之皆稱職時論歸之成宗即位諸侯王
會于上京元舅竊宴享之勢驕子多寡疏戚之分無
一一當其意帝喜曰宣徽得禿堅不花足矣進同知

宣徽院事四年帝弗豫召入侍疾一食一飲必嘗乃進上體既安賜錢不受解衣賜之嘗從巡幸禁中衛士上恩奮有所欲言帝命進而問之旨曰臣等宿衛有年矣曰膳充歲賜以時者誠荷陛下厚恩亦由宣徽有能官充堅不花其人也帝悅賜珠袍超拜宣徽使辭曰先臣服勤於茲三世矣位不過僉佐臣何敢有加先臣平帝嘉其退讓乃充其請九年北方乞祿倫部大雪奏買駝馬補其死損出衣幣於內府身往給之全所者數萬人還賜七寶笠十年帝病甚入侍疾愈進及大廟內難將作授以正義無所回武宗

入即位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復州新附軍萬戶府建魯花赤至大二年詔出金帛大賚北邊諸軍以充堅不花明習事宜能不憚勞善使郎軍中與其帥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諸部大悅帝深器之拜宣徽使出內藏兼金帶賜之為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為門下省尚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欲殺之充堅不花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嬰卿不直一錢卿何力言邪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隱誤陛下矣刑廷瑞遂得免帝訪群臣以治道充堅不花以為

治國安民之實在於生財節用帝嘉納焉壽光祿大
夫仁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延祐四年朔方又被
風雪為災禿堅不花請賑之如太德時且出私家馬
二百匹以為助賜錢酬其價不受解御衣賜之托恩
幸以求賞者輒抑弗予帖失王廷顯皆同官也帝賜
帖失海船禿堅不花曰此軍國之所資上不宜賜下
不宜受帝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一萬五
千緡充其價又執不可於是怨之者衆七年以疾去
官英宗即位帖失竟譖殺之後帖失以大逆伏誅事
乃白贈推忠宣力守諫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

國進封冀國公謚忠隱後進封

祖昔刺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進封絳

國公祖丑妮子崇德劾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

進封絳國公父虎林赤推誠宣力可德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臨汾王子班卜忽里台也

速古禿忽赤皆至顯官

劉哈刺八都魯

劉哈刺八都魯河東人本姓劉氏家世業醫至元八
年世祖駐蹕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見世祖謂其目有
火光異之遂留侍左右初賜名哈刺斡脫赤字名

權太醫院管勾昔里吉叛宗王別三鐵穆而奉命往
征之帝諭哈刺八都魯曰當行者少避事汝善醫復
習騎射能從行乎對曰事君不辭難臣不行將何為
即請授甲帝曰汝安用甲對曰臣願備一戰士帝曰
醫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賜以環刀弓矢裘馬等物將
行聞母疾請歸省帝命給驛而歸既見母不敢以遠
得告母亦微知之謂曰汝第行我疾安矣遂即辭去
忍淚不下而鼻血暴出數里弗止馳至王所一日獵
於野有狐竄草中王射之不中哈刺八都魯一發中
之王大喜王妃有疾與藥即愈王又喜奏為其府
及將戰從王請甲王曰上不與汝

敵與因留之

使領輜重哈刺八都魯不肯曰大

當効命行陳

乃守營帳如婦人耶見有甲者飲

高價取之明

日被以徃王望見其介而馳走使人問之免胄曰我

也因慨然曰一人興善萬人可激我為萬人激耳守

道三邊賊賊射之皆不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曰此所

以識也師次金山路隘頓兵未能進有使者云自脫

忽三所來曰我受太祖分地守此不敢失凡上所使

與昔里吉之過我者吾並飲食供給之無異心也且

願見天子而道遠無援今聞王來甚喜得一見可乎

王以爲信左右曰此詐也脫忽所居要害殆與昔里
吉爲耳目願勿聽乃羈其人遣兵間道窺之獲其將
騎三十人訊之得其情知脫忽方飲酣遂出其不意
進擊大敗之因獲昔里吉所遣使知其不爲備又乘
勢進擊大破擒之王乃命哈刺八都魯獻俘行宮帝
見其瘠甚認御膳羊哉以賜既拜受先割其美者饗
之帝問其故對曰臣始與母訣全歸母幸存請以爲
賜遺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其母以
功授和林等處宣慰副使賜與甚厚二十三年陸同
知宣慰司事二十四年又陞宣慰使二十五年海都
犯邊尚書省以和林屯糧當得知緩急轉軍者掌其
出納奏用法伯帝曰錢穀非怯伯所知哈刺幹脫赤
可使也進階嘉議大夫職如故使怯伯與俱二十六
年海都兵至皇子北安王使報怯伯率其民避去怯
伯與哈刺八都魯南行六日止八兒不刺距海都軍
五六十里怯伯大懼曰事急矣不如順之哈刺八都
魯語其弟欽祖祭祖曰怯伯有二心矣遂潛遣與探
馬赤千戶忽刺思遇從騎百餘人間之忽刺思曰吾
在海都軍中聞怯伯反宣慰脫身歸報天子我故遣
以來哈刺八都魯察其誠與之謀結陳棄高立於西

南令之曰吾將往責怯伯汝曹勿動見吾執弓而起
即相應也既見怯伯怯伯盛言海都之令以威之哈
刺八都魯詭辭自解得間疾趨忽刺思整陣以出怯
伯遣騎來追屢拒却之道遇送軍裝者因護之至鹽
海及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命與酒饌
顧謂侍臣曰譬諸畜犬得美食而棄其主怯伯是也
雖未得食而不忘其主此人是也更其名曰察罕幹
脫赤賜以鈔五千貫頓首辭謝乞以所賜與同來者
帝特命受之而令中書定其同來者之賞有差二十
七年遷正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戰
歸衣裘盡弊河東臣故鄉也願乞錦衣以為榮帝
以金織文衣賜之居二年召還帝諭之曰自此而北
乃類故地曰阿八刺忽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連
憐哈納思乞里吉里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
姓為宣慰使仍別賜汝名曰小龍兒或曰哈刺八都
魯汝可自擇之對曰龍非臣下所敢承帝曰然則哈
刺八都魯可也復賜以繡衣玉帶及鈔五千貫其為
人主所眷注如此既至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魚九
尾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召還三十一年春世祖崩大
傳伯顏奉皇太后旨命之曰東方汝嘗鎮之今以屬

涉勿侯制命乃以為咸平宣慰使元貞元年召為御
史中丞行至懿州病卒

石抹明里

石抹明里契丹人姓石抹世典內膳國制內膳為近
臣非篤敬素著者不得為明里祖曷魯事太祖睿宗
嘗求之於帝帝聽以其僚十人往勅之曰皇子方總
兵關地朕輟爾以事之能以事朕之茶事之將用賞
金覆爾汝身矣顯懿莊聖皇后語憲宗世祖曰

事太

烹庖之精百倍平日汝

當

犬西在道絕過局

晨起聚草上霜覆美以進睿宗問曰何從得水因告
之故師還賜金帛甚厚年八十卒中統初明里入見
世祖令侍臣送明里於裕宗且曰明里朕親臣之子
也今以事汝令與膳事已而世祖嘗命裕宗令從人
十人來朕將行賞焉十人者至帝前四人列於明里
上帝曰第五人非明理耶對曰然帝曰上之明里越
一人立帝又曰更上之明理又越一人立帝曰上賜
金紋衣一襲明里出待臣以明里後素反居上相與
耳語帝聞之曰明里之祖曷魯事太祖睿宗以及朕
兄弟爾時汝輩安在頌謂後來耶帝親問及者於北

元史列傳卷五十一
方明里請備持矛師還第功賜白金百兩至元二十
八年爲典膳令成宗即位加朝列大夫賜金帶文賜
御衣一襲鈔萬五千貫詔曰明里舊臣其令諸子入
宿衛可假禮部尚書進階嘉議大夫食尚書祿以老
武宗即位詔曰明里夫婦歷事帝后保抱朕躬朕甚
德之可特令明里祭祿大夫司徒其妻梅仙封順國
夫人賜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千五百兩衣一襲仁
宗在東宮語宮人曰昔朕有疾甚危微仁裕聖皇后
憂之梅仙守視不解帶者七十日今不敢忘其賜明
里寶帶錦衣輿及四騾至大三年二月卒年六十一
九子皆顯貴

謝仲溫

謝仲溫字君玉豐州豐縣人父睦歡以貨雄鄉曲間
大兵南下轉客兀刺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
其帥迎降從攻西京睦歡力戰先登連中三矢仆城
下太宗見而憐之命軍校拔其矢縛牛剗其脇裸而
納諸牛腹中良以乃甦誓以死報每遇敵必身先之
官至太原路金銀鐵冶遼魯花赤仲溫豐順廣穎聲
音洪亮略涉書史壬子歲見世祖於野狐嶺命備宿
衛凡所行幸必在左右丙辰城上郡仲溫爲工部提

領董其役帝曰汝但執槌雖百人寧不懼汝耶已
未大軍圍鄂令督諸將時守江軍士乏食仲溫教之
習魚以充其食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駝
乳他日不忘汝也一夕帝聞敵軍譟謀命警備仲溫
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能寐中統元年擢平
陽太原兩路宣撫使二年改西京至元九年遷順德
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轉輸之直
仲溫出俸金贖還之十六年為湖南宣慰使二十二
年改淮東歲旱仲溫導白水塘溉民田公私賴焉三
十年春入見帝曰汝非謝仲溫乎朕謂汝死矣從

語及攻鄂時事帝喜甚諭曰汝將復官乎朕當為卿

擇之對曰臣老矣無能為也一子早亡惟有孫字完

平陛下憐之即日命備宿衛大德六年卒年八十一子

蘭江州達魯花赤先卒孫字完承事郎冀寧等路管

民提舉司達魯花赤

高鑄

高鑄字彥解渤海人世仕金祖彛徙居上黨父守忠
國初為千戶太宗九年從親王口溫不花攻黃州殲
于兵鱗事世祖備宿衛頗見親幸至元初立燕王為
皇太子詔選才備士充官屬以鑄掌藝文兼領中醞

宮衛監門事又監作皇太子宮規制有法帝嘉之錫以金幣廐馬因賜名矢剡十八年授中議大夫工部侍郎行同知玉府都總管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從帝北幸時丞相阿合馬留守大都專權貪恣入厭苦之益都千立王著與高祖尚等因構變謀殺之三月十七日騰宿衛宮中西蕃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省中疑之俾嘗出入莫言者雜識視之騰等皆莫識也乃作西蕃語詢二僧曰皇太子及國師今至何處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言之倉皇莫能對遂執二僧為吏訊之皆不代騰

乃與尚書忙兀兒張九思集衛士及官兵各執弓矢以備頃之樞密副使張鼎亦領兵駐宮外騰問果何為易曰夜後當自見騰固問乃附耳語曰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夜二敵忽聞人馬聲遙見燭籠儀仗將至宮門其一人前呼甚關騰謂九思曰也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啓關騰呼二人不應即語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計窮趨西門騰留張子政等守西門亟走南門伺之但聞傳呼急當姓名燭影下遙見阿合馬及左丞郝禎已被殺騰奔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

叱衛士急捕之高和為禁皆潰去惟王著就擒黎明
中丞也先變木兒與驍崇馳驛往上都以其事聞帝
以中外未安當益嚴武備遂勞使遣亟還高和尚等
尋皆伏誅二十二年遷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司
事兼少傅監久之遷中丞夫天河南等路宣慰使卒
年五十三

張九思

張九思字子有燕宛平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至元二
年九思入備宿衛裕皇已東宮一見竒之以父蔭嘗
補外特留不遣江南既平宋庫藏金帛輸內府而

授東宮者多置都總管府以主之九思以工部尚書
兼府事十九年春世祖巡幸上都皇太子從丞相阿
合馬留守妖僧高和尚千戶王著等謀殺之夜聚數
百人為儀衛稱太子入健德門直趨東宮傳令啓關
甚遽九思適直宿宮中命二者不得擅啓關語在高
鶴傳賊知不可給循垣趨南門外擊殺丞相阿合馬
左丞相禎時變起倉卒且昏夜衆莫知所為九思審
其詐叱宿衛士併力擊賊盡獲之賊之入也一宿太子
命徵兵樞密副使張易易不加審遽以兵與之易既
坐誅而刑官復論以知情將傳首四方九思答太子

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死復何辭若坐以與
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皇太子言於帝遂從之九思討
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流矢卒然家誣為賊
黨將籍其孥九思力辯之得不坐阿合馬既敗和禮
霍孫拜右丞相中書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
是年冬立詹事院以九思為丞遂舉名儒上黨宋道
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分任東宮官屬
二十二年皇太子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
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奈何
罷之眾以為允三十一年進拜中書左丞兼詹事

牛世祖崩成宗嗣位改詹事院為徽政以九思為

使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會修世祖裕宗實
錄命九思兼領史事大德二年拜榮祿大夫中書平
章政事五年加大司徒六年進階光祿大夫薨年六
十一子金界奴光祿大夫河南省右丞

王伯勝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內廷為世祖所親
幸因以伯勝入見命使宿衛時伯勝年十一廣穎巨
鼻狀貌屹然帝顧謂伯順曰此兒富勝卿可名伯勝
帝嘗沃盥水溫冷甚稱旨問進水為誰內侍李邦寧

元史列傳卷五十一
伯勝
曰伯勝帝曰此兒他日必知為政達人情矣至元二
十五年從征乃額以功授朝列大夫拱衛直都指揮
使元貞元年賜金虎符進階嘉議大夫成宗即位復
進通議大夫初拱衛直隸教坊衛卒多市井無賴寬
名宿衛及伯勝為指揮使乃盡募良家子易之五年
扈從上都天以兩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驘然伯勝
率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漲立具畚鍤集土石
壅壩以塞門分決壕隍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
知丞相完澤以聞帝嘉之九年以侍成宗疾忤安西
王出為大寧路總管伯順亦出為梁王傅武宗即位

召拜通奉大夫也可札魯花赤刑部尚書
加右丞明年進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督
初大都土城歲必衣葦以禦雨日久土
甚伯勝奏罷之仁宗立正百官品秩降
尋復陞榮祿大夫拜遼陽等處行中書
遼陽省治懿州州弊陋民不知學伯勝
學弟子負擇賢師以教之使各至無所
民苦之伯勝乃擇隙地為館廡度闢田
種以廩餼之歲大旱伯勝齋戒以禱
之平章兩廷祐二年召為大都留守

事言於中書乞留伯勝不報民流而
銀青榮祿大夫至治二年賜金虎符授
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仍大都留守
樓研咸寧殿建太廟奉定三年冬以
力得惠功臣大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
公謚忠敏長子恪初名安董某官至兵部
治書侍御史僉宣徽院事次為兒以宣武
衛親軍都指揮使孫善果襲伯順官至大

列傳卷五十六

元史一百六十一

翰林學士事知制誥穆魯宋滿翰

符製

高祖知制誥穆魯宋滿翰

尚文

高文字周卿世為祁州人水澤天後徙保定遂占籍焉
文幼穎悟負奇志張文誦宣撫河東參政王倚薦其
才遂辟掌書記未幾西一行中書省復辟之至元六
年始立廟儀太保劉秉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
唐開元禮及近世禮儀之可行於今者皆勸成
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入掌焉七年春二月朝儀成

百官拜書帝臨觀之大悅遂為定制冬十一月立侍儀司擢右直侍儀使轉司農都事十七年出守輝州時河朔大旱輝獨以禱得雨宋天誣伏殺人積歲獄不能論報文推迹究情得獄史獄九上進戶部郎中奏罷懷衛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行臺高直禪位皇太子太子聞之即古阿散等知之請赦內外

不與合即古聞于帝曰是欲上危太子下危臣死無益天下之民其謀至

宗正薛徽于取其章曰是欲上危太子下危臣死無益天下之民其謀至

即入言夜文曰汝等無所逃罪也早去戴刑書受人之長命也怒稍天司農丞壽六廷受刑部

刑部同書示貞初拜中臺侍

御史待行臺御史及浙西憲
者十七事制遣文往
以上聞平章乃言御史
平章大臣雜議咸曰平章
御史當死
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罪非
卒爭愆責其帥如籍均
得數四與省臺入奏帝
其守正不阿類如此元貞二
年建言治平之世
為成宗所嘉勉

政廉
防河之策
洋而下地平
知幾百年
遲事失其宜則
陳留抵淮東西
二台通者六通
尺北岸故堤其
高於北約八
今決千有餘
使太德元年河決蒲口臺榭令文
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五
流多供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
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
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
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
州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
尺比三四尺或高下者大槩南
吳突得不壞水安得不先也蒲口
疾東行得河舊道行二百里至歸

德橫堤之下復食
成模今之計河西
南退難地內給
亦如之信能行此
復决塞河之役無
如文言三年調山東

三流或強淫過三决下潰功不可
部要而水之性遠崇長垣以禦泛
膏清聽從安便被惠之家宜於河
與款以爲永崇異時河决他所者
一壽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
則鄆縣山宗憲部爭言不塞則河
區塞之使帝復從之明年蒲口
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
忽使歷行省參知政事行御史

不足募兵入粟補
鈔八百五十餘萬
天下問民疾苦又其
後西域賈人有奉
平章顧謂文曰此
爲過矣一坐傳玩
渴對面可使日有
誠寶也若一寶止
者六粟是也一日
則百姓安無則天

以販之山東歲凶盜賊竊發
以弭之選十道使者奏請巡行
天下問民疾苦又其八斤罷南方白雲宗與民均事賦
後西域賈人有奉寶進售者其價六十萬錠省臣
平章顧謂文曰此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
爲過矣一坐傳玩八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不
渴對面可使日有此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
誠寶也若一寶止有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
者六粟是也一日小食則飢三日則疾七日則死有
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平章固請觀之文
見不為動年六十九因疾告老而
歸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中書右丞高議中書省事
召不起武宗仁宗之世屢延致訪以國事賜燕及金
帛有加進階自光祿大夫轉銀青榮祿大夫仍中書
左丞相還田至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
仁宗命盡言以叙太子待以殊禮泰定三年以中書
平章政事致仕明年卒于家年九十二

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字大剛真先汴人金末從其父義徙居東
平之壽張致遠肄業府學與李謙孟祺等齊名世祖

南征駐兵小濮荆湖經畧使乞定方台薦為經畧司
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謨畫師還至隨州所俘男女致
遠悉縱遣之至元七年崔斌守東平聘為學官十年
御史臺辟為掾不就授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帝遣太
常卿李羅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
新禮也宋平隹友直揚言寬宣慰兩湖舉為都事首
言宋圖籍且上之朝江南學田嘗仍以贍學行省從
之轉臨安府安撫司經歷臨安改為杭州遷總管府
推官宋駙馬揚鎮從子玠節家富於貲守歲更姚溶
竊其銀懼事覺証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務

咎誣服獄具致遠讞之得其情浚服辜即以贖為
謝致遠怒絕之杭人金淵者欲冒籍為儒儒學教授
彭宏不從淵誣宏作詩有異志揭書于市邏者以上
致遠察其情執淵窮詰罪之屬縣械反者十七人訊
之蓋因寇作以兵自衛實非反者皆得釋西僧楊瓊真
加作浮圖于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
基致遠力拒之乃止改壽昌府判官時寇盜竊發加
之造征日本戰船遠近騷然致遠設施有方衆賴以
安二十年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江淮行省宣使郊
元台鞠之繫于獄必抵以死致遠慮囚浙西知其
究狀將縱之忙兀台脅之以勢致遠不為動親脫願
等械使從軍自贖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
至湖廣劾平章要束木桑哥摘其跡中語誣以不道
奏遣使往訊之天祥就逮時行臺遣御史按部湖廣
咸憚之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桑哥極論之桑
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桑哥氣沮江西行省
平章馬合謀於商稅外橫加徵取然幸籍無民為匠
戶轉運使盧世榮榷茶牟利致遠并劾之又言占城
日本不可涉海遠征徒費中國銓選限以南北優苦

元史卷之三十三

不均宜考其殿最量地遠近定為立制則銓衡平而
吏弊革他如罷香莎米施竹課禁設司獄官督學職
負皆致遠發之二十八年丁父憂起復江南行臺都
事以終制辭二十九年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
事未至移疾還元貞元年纂修世祖實錄召為翰林
待制不赴大德二年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
行部至和州得疾卒致遠清修苦節耻事權貴累書
萬卷名曰墨莊家無餘產教諸子如師友所著志齋
行藁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杜詩訂纂例十卷集驗方
十二卷集古印章三卷子七人伯其

道肅政廉訪司知事驥驪但為學官駙奉
兵部員外郎

雷膺

雷膺字彥正渾源人父淵金監察御史膺生十歲而
孤金未母氏氏孳膺北歸渾源艱險備嘗繼以為
業課膺讀書膺為志於學事母以孝聞太宗時詔郡
國設科選試凡古儒籍者復其家膺年尚弱冠得與
其選愈自砥礪遂以文學稱丞相史天澤鎮真定辟
為萬戶府掌書記世祖即位初置十路宣撫司詔選
耆舊使副子弟為僚屬授膺大各路宣撫司員外郎

中統二年翰林承旨王鶚三薦薦膺為翰林脩撰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五年調陝西西蜀四川按
察司參議至元二年改陝西五路轉運司諮議四年
用兵于蜀佩金符參議左壁總帥府事師還陞承務
郎同知恩州事憲府表薦其能遂入拜監察御史首
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為言又斥聚斂之臣不宜任
相十一年加奉議大夫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
事以稱職十四年進朝列大夫大山西南湖北道提
按察副使是時江南新附諸將市功且利停獲盜
盜及無辜或強籍新民以為奴隸膺出令得免
者以數千計十八年轉淮西北道提刑按察副使
以母老辭二十年遷行臺侍御史奉母之官分司湖
廣江西奏劾按察使二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二
十二年丁母憂去官明年起復授中議大夫江南湖
西道提刑按察使時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膺請
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
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
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時年
六十二即致仕歸老于山陽二十九年徵拜集賢學
士成宗即位朝會上都召諸老老諮詢國政膺為稱

首多新建白一日延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玉帶環
一明年賜鈔玉千貫進秩二品大德元年夏六月
疾卒于京師年七十二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馮翊郡公謚文穆
肇順德路總管府判官孫豫南陽府穰縣尹

胡祇通

胡祇通字德開磁州武安人少孤既長讀書見知於
名流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員外郎明年入為
中書詳定官至元元元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尋遷太常
博士調戶部員外郎轉右司員外郎尋兼左司員外郎

合馬當國進用群下官冗事煩祇通建言省官莫如
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忤權奸出為太原路治中
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責之及其蒞職乃
以最聞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宋平為荆湖
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為不軌者祇通
察其寃坐告者十九年為濟寧路總管上八事於樞
府言軍政曰役重曰逃戶曰貧難曰正身入役曰偽
署文牒曰官吏保結曰有名無實曰合併偏頗樞府
是之以其言著為定法濟寧移治鉅野縣自國初經
兵戎其廢已久民居未集風俗朴野祇通選郡子弟

講師教之親為
講論期變其俗久之治効以最稱升
山東東西道提
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
教化以厲士風
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論以
天倫之重不獲
已則繩以法召拜翰林學士不赴改
江南浙西道提
刑按察使未幾以疾歸二十九年朝
廷徵耆德者十
人祇適為之首以疾辭三十年卒年
六十七延祐五
年贈禮部尚書謚文靖子持太常博
士

王利用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遼贈中

原部

籍之七世孫高祖以下皆仕金利用幼
魏初同學遂齊名諸名公交口稱譽
潛邸中書辟為掾辭不就中統初命
歷太府內藏官出為山東經略司詳
魯同知歷安肅汝靈趙四州知州入
州有禁地民不得射獵其中遷者誣
家利用糾之邏者訴于二利用辨愈
悉歸之民羅翰林待制兼興文署奉
興等路儒士陸直學士與耶
東陝西燕南三道提刑按察副使
悟弱冠與
事世祖於
百司印章
遷北京奧
監察御史
禁籍其
得以所沒入
程試上都
錄出為河
按察使

四川上豪有符官府長短者問得其實而當以罪民
賴以安都元節塔海抑巫山縣民數百口爲奴民屢
訴不決利用至檄覈問盡出爲民大德二年改安西
興元兩路總管其在興元減職田租額站戶之役於
他郡者悉除之民甚便焉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
來吏教婦指爲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
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寃也未幾致仕居漢中成宗朝
起爲太子賓客首以切於時政者疏上十七事曰謹
畏天成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敦
本抑末清心聽政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
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絕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
授工役相時而勅俾近侍時赴經筵講讀經史帝及
太子嘉納之皇后聞之命錄別本以進利用以老病
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利用謂弟利貞利亨曰吾受
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不能爲也遂卒年七
十七利用每自言平生讀書於恕字有得焉庶希憲
當時名相簡重慎許可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
備者王國寶其人也武宗即位以官僚舊巨制贈榮
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封潞國公謚文貞

暢師文

陽師文宇純南陽人祖淵贈中顧大夫上騎都尉
魏郡伯父訥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仕為汴幕官贈
太中大夫上輕車都尉魏郡侯師文幼警悟家貧無
書手錄口誦過目輒不忘弱冠謁許衡與衡門人姚
遂高幾皆相友善至元五年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
童奇其才辟為右三部令史十二年丞相伯顏攻宋
選為掾屬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而已十三
年編平宋事蹟上之十四年除東川行樞密院都事
畫心贊畫多所裨益十六年安西王承制改四川
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修府令
地得銀五十錠同僚分師文十錠不受用以修廟學
及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十九年承制改同知保寧
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二十二年命西蜀四川道
提刑按察司事二十三年拜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
貴上所募農桑輯要書二十四年遷陝西漢中道巡
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民種藝法二十八年改僉陝
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時更提刑按察司為肅政
廉訪司就僉本道肅政廉訪司事黜莠舉才咸服其
公三十一年從山南道松滋拔江有水患歲發民防
水往還數百里苦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流悉罷其

復駢馬亦都護家人怙勢不法師文治其甚惡者流
之大德二年改山東道入為國子司業七年出為陝
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決滯獄不少阿徇頃之以疾家
居九年擢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副使又以疾不赴
十年改大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朝請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三十九年修成宗實錄賜鈔壹百定不
受時制作多出其年加少中大夫三年請補
任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人病年致糶不敷
兩大降遂為豐年當塗人坐殺牛
徐人師文憫而出之公田米積之盈室曰

以法杖出境外民言遂息十二年改授淮西等路
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丞相阿塔海領軍進攻瓜洲
鎮江炤運糧儲給戰具凡二年贊畫之力居多十三
年揚州未下丞相阿朮提兵攻之五月宋將李庭芝
棄城遁泰州炤領兵追揚州城下躬往招諭制置朱
煥以城降庭芝亦就擒煥傳檄未下州郡皆望風款
附從阿朮入覲世祖賜錦衣鞍勒十三年陸太
夫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商議行中書省事佩金
虎符時行省在揚州據南北要津炤撫綏勞來上下

安之十六年改鎮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謝病馬購書八萬卷以萬卷送濟南府學資教育二十一年起為東昌路總管蒞政二年吏民畏服以治景福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五年贈太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追封清河郡侯謚敬惠子用宰沂州山場同提舉

袁裕

袁裕字仲寬洛陽人幼孤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稍長嘗學中統初由聊城縣丞辟中書右司掾始建言給重囚衣糧醫藥免藉其孳產止令出焚產錢後著為令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闕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

於朝曰其寡且老恃此兒以為生兒一死則妾亦死矣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於其母乞宥之執政以聞帝從之囚得免死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為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奪產之半裕言于中書正籍其家奴隸得復為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滑川縣達魯花赤暴盛夏侵民捕蝗禁不得斂木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為罪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大寬裕辯之益力遂

陳其妻狀于中書刑曹竟從裕議八年宗監察御史
歲有旨授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兼本道巡
行勸農副使奉直大夫佩金符特授部民萬餘于西
夏有司雖與廩食而流離顛沛多裕與安撫使獨
言請于朝計丁給地立三屯使耕以自養官民便之
又言西夏羗渾雜居驅良莫辨宜驗已有從良書者
則為良民從之得八千餘人官給牛具使力田為農
子三年進甘州等路宣撫副使兼西夏中興等路新
民安撫副使明年移鎮甘州十八年調南陽知府明
張繼無子買妾其妻妬而殺之裕補其妻訊之服辜
裕用法平允而疾惡不少貸如此二十二年卒于官
年五十九裕以其兄有鞠育之恩令其子師愈推蔭
兄子仁師愈後仕至侍御史

張昉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大安元年經義
進士官至治書侍御史昉性績密遇事敢言確然有
守以任子試補吏部令更金亡還鄉里嚴實行臺東
平辟為椽鄉人有執左道求舉謀不孰者事竟逮捕
詰誤善衆諸僚佐莫敢言病獨別白出數百入實才

之進幕職時兵後吏曹雜進不習文法東平嘗郡邑
五十四民衆多繁簿言填委漫無統紀防生曹躬閱
案牘左酬右答咸得其當事無留滯初有將按死事
以弟襲其職者至是革去防辨明復之持金夜饋防
請却之慙謝而去同里張氏以然五高兩寄防家而
他適俄而防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嘗用悉焚惟力
完所寄然付張氏之外權知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
養母中統四年參知中書省事商挺鑿巴蜀表為四
川等處行樞密院參議至元元年入為中書省左右
司郎中既別能否公其黜陟人無怨言口三年遷制

用使司郎中制司專職財賦時率領之倚任集事尤
號煩重防竭誠實畫出納惟謹賦不加歛而國用以
饒四年丁內憂哀毀踰制尋詔起復錄囚東平多所
平反七年轉尚書省左右司郎中九年改中書省左
司郎中防有識人損益古今裁定典憲時皆宜之名
為稱職十一年片兵刑部尚書上疏乞骸骨致其事
卒贈中奉大夫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謚莊憲子
克通平陰縣尹張叔書著作郎揆中書省左右司郎
事拱常德臨蒙

郝彬

三三最授

郝彬字景文霸信安人也世祖初年十六充太子

宿衛擢揚州路宋末鄞縣賊顧閏聚衆海島時

出安剽宋羈縻以官內附後益橫侵揚州境彬討禽

之奏與人言被殺二年而捕賊不獲者吏誣平入獄

已具彬疑其誣讞之果得直賊御史薦彬同知淮西

道宣慰司事覈戶版理屯田諸廢修舉江淮財賦

管府掌東宮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奏授不隸中

書往往爲姦利誅求無厭彬爲總管入見兼受憲

察以革私弊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蘇民獲從之

其四國家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

下之半法日以壞以彬行戶部尚書經理之彬請度

舟楫所通道田土所均建六倉煮鹽于場運積之倉歲首

聽群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南

江南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爲法入爲工部尚書改戶

部尚書拜中書參知政事俄免歸尚書省立拜參知

政事辭不獲命同列務生事要功殺無罪之人彬積

誠意開引或從或違橫不可制命兼大司徒不拜仁

宗在東宮彬懇辭至力因稱疾篤時相強起之至奏

重賜以館之彬爲動議罪之罪無從得彬堅不一

榻至數月尚書臣守得罪彬不與焉家居七年足

跡未嘗一出門
病延祐七年

宗憲之以為大司農卿未幾謝

高原

高原字仲淵晉

人高祖揖為州法吏用法公平父

汝霖為真定廉

州司獄磨使東平道高唐遇盜死源

幼力學事母孝

補縣吏中統初擢衛輝路知事累陞

齊河縣尹有遺

愛云官十年民猶立碑頌之遷行臺

都事僉江南浙

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

花赤馬怒奪民

田及他不法事怒懼走路權臣阿合

馬以他事誣源

既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是

源所居隣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

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

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

合馬感悟得不死尋除河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撫治

有條竈戶逃者皆復業常賦外羨餘幾十萬緡至元

二十四年為江東道勸農營田使二十八年遷都水

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

橋十二人蒙其利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卒年七

十七子夢弼良弼公弼

楊湜

嘉靖九年刊

古書卷五十二

十九

楊湜字彥清真定藁城人習章程學工書筭始以府
吏遷檢法中統元年辟為中書掾與中山楊珍無極
楊卞齊名時人以三楊目之中書省初立國用不足
湜論鈔法宜以權貨制國用朝廷從之因俾掌其條制
四部路宣慰司諮議遷左司提控掾請嚴賊
吏法至元二年除河南大名諸處行中書省都事三
年立制國用司總天下錢穀以湜為負外郎佩金符
改宣徽院參議湜計帑立籍具其出入之筭每月終
上之遂定為令加諸路交鈔都提舉上鈔法便民事
謂平準行用庫白金出入有偷濫之弊請以五十兩
鑄為錠文以元寶用之便七年改制國用司為尚書
省拜戶部侍郎仍兼交鈔提舉時用壬子舊籍定民
賦役之高下湜言貧富不常歲久浸易其可以昔時
之籍而定今之賦役哉廷議善之因俾第其輕重人
以為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焉子克
憲安豐路總管孫貞

吳鼎

吳鼎字鼎臣燕人至元十七年見裕宗於東宮命入
宿衛二十五年授織染雜造局總管府副總管後積官
至禮部尚書宣徽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諸郡饑詔

禹往賑之朝廷議發米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禹謂
同使者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
恐不可復得禹曰人命豈不重於木耶言于朝卒從
所請至大元年改正奉大夫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
欲幸五臺言者請開保定西五迴嶺以取捷徑遣使
即禹使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斗入人迹久絕非
棄輿所宜往還報太后喜為寢其役三年召授資善
大夫曰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
往者率多取其贏鼎治之一無私焉浙有兩富豪曰
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

院事四
十有三
孝敏
年特旨復僉宣徽
延祐三年卒年五
國追封薊國公蓋

梁德珪

字伯温大興良鄉人物給事昭睿順聖皇后
宣今習國語通奏對年十一見世祖至元十六年為
中書左司員外郎俄陞郎中六遷至參議尚書省事
至元三十一年執政入奏事帝詢其曲折不能對德

珪從旁辯析明白通暢帝大悅拜參知政事在省日
久凡錢穀出納之制銓選進退之且諸藩賜予之節
命有驟至不暇閱簡牘同列莫知世相辭德珪數語即
定問遇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且示年嘗有此言
之皆然北京地震帝閱州郡報囚之數怪其過多德
三乃在右司詔問焉對曰當國者德
彙以致此爾帝感悟為大赦中外道
德間成宗即位一遵祖武廟堂以安
不得逞其志朋聚與怨穢事中傷德
者盛氣致結德珪以位居執政不受
遂安置湖廣帝疾愈問知之召使
安在德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使
疾乞骸骨歸大德八年九月卒
年四十七有六

列傳卷 第五十七

列傳卷第五十八

元史一百六十一

翰林院直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吳海翰翰林院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史編修

一初修

劉因

劉因字夢吉涇定容城人世為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俱俱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說好長嘯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

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
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戴一兒至其家
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喜驥後改今名及
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
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以甫弱冠才器超邁
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
硯孺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為
經學究訓詁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
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國語
當有是也死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

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
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
葬故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恂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
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
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
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
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為傲弗恤也嘗愛語葛孔明
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木以因學行薦
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權承德郎右贊善大夫
初裕皇建學宮申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

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
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
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
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曰
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
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
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至
此聖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仁
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一
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思命連至因尚
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
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
及長未嘗一日敢為淫靡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
交友苟有寸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
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知因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
高人隱士之日惟閣下不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
向者先諸皇以贊善之命不召即與使者俱行無奉
旨令教學亦而時應命以老母中風請還家者視
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在邪
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

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恭
寵處之以優崇之地拜
以形曾意往命與心違病
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
餘繼以疝瘡歷夏及秋後
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
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
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
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天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
舍僮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
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
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
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
拜因天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
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
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
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土鋪馬聖
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
全因實疎遠微賤之巨與雖懼諸公不同其進與退
苦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寔不強
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存之臣莫斯人之義歎

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縣公謚文靖歐陽玄嘗書其書像曰鐵面之狂而有沂上風雲之樂資由之勇心無比鄰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略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皇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之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之來世開太平者耶論者以為知言因所著有四書註要三十卷詩五卷

卷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云

吳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疇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隣媪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歲讀書日發教之古詩随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言九歲從群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言

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
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
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詩
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
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
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
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荅凡數千言行省
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
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
黃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

入朝薦有道德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
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
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先
是許文正公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書授弟子
久之漸失其舊澄三日燃燭堂上諸生以文受業日
晏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
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
澄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書教法朱
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
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為學者言

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善德性為主
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
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
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
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謂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
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
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
先是自集善書者粉黃金為泥寫淳熙藏經帝在
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
若用以遠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

所樂聞而輪囷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
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
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
從遂為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禔上同日月
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
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
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
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
為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
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

禮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門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而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才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荅問塵塵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完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魯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于家與郡邑之所經

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
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
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
言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
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
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乘
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
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天
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
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
五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
文正長子文終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
史院典籍官孫當自有傳

程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

鄂州京山後家建昌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

程鉅夫

時以減降鉅夫入為質子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他日召見問賈以道鉅夫條對甚悉帝說給筆札書之乃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大奇之因問今居何官以子戶對帝謂近臣曰朕觀此人相貌已應貴顯

元史卷五十九

聽其言論誠聰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大禮
霍孫傳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為應奉翰林文字帝
曰自今國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為朕言之
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
力以報陛下尋進翰林修撰屢遷集賢直學士兼祕
書少監至元十九年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
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考功曆四曰置貪贓籍五
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地京師安貞門
以築居室二十年加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
二十三年見帝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書
史御史臺按察司並且參用南北之人帝嘉納之二
十四年立尚書省鉅夫為參知政事鉅夫固辭又命
為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
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今省部臺院必參
用南人遂以鉅夫仍為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
史臺書奉詔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
是帝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鉅夫
臨嘗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忘
萬一鴟張伯淳胡夢皓曾晞顏孔洙曾冲子凌時中
包鑄等二十餘入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

陳民間利病五事并集賢學士仍還行臺二十六年
時相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入朝上疏
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
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
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
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
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
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
權姦用事立尚書鈞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為務所委
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

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
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
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鉅夫既還行臺二十九年
又召鉅夫與胡祗通姚燧王恂雷膺陳天祥楊恭懿
高凝陳徽趙君信等十人赴闕賜對三十年出為閩
海道肅政廉訪使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大德四年
遷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至官首行省平章家
奴之為民害者上下肅然八年召拜翰林學士商議
中書省事十年以亢旱暴風星變鉅夫應詔陳拜災
之策其日有三曰敬天曰尊祖曰清心曰持體曰夏

化帝皆然之雲南省臣言世祖親平雲南民願刻石
黑蒼山以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十一年拜山南江
北道肅政廉訪使復留為翰林學士至大元年脩成
宗實錄二年召至上都三年復拜山南江北道肅政
廉訪使四年與李謙尚文等十六人同赴闕賜對便
殿拜湖東海石道肅政廉訪使留為翰林學士承旨
皇慶元年脩武宗實錄二年旱鉅夫應詔陳桑林六
事忤時宰意明日帝遣近侍賜上尊勞之曰中書集
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之於是詔鉅夫
平章政事至孟參知政事許師政行貢奉法

趙孟頫

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
命鉅夫草詔行之三月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久命
尚醫給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侍養時令
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勲加
餐粥少留京師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祿大
夫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飲餞于齊化門外給驛南還
勅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居五年而卒年七十秦定
二年贈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

秀安僖王子儻曰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儻之子是為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為湖州人曾為師焉祖希永父與嘗仕宋皆至大官入國朝以孟頫貴累贈師垂集賢侍讀學士希永太常禮儀院使並封吳興郡公與嘗集賢大學士封魏國公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叅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孟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緡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如權謂之二虛二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緡計贓景為適中况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今入贖而用之皆出於

不得已廼欲以此斫人死命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
頌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孟頌
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法以
爲非豈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頌曰法者人命所係議
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頌奉詔與議不敢不言
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
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
歎欲大用孟頌議者難之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
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
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於中書
給之至元鈔法滯滯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頌
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
諸路官則徑答之孟頌受命而行比還不答一又丞相
相桑哥大以爲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
奎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亮臣帝
不聽孟頌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序多強
買人田縱賓客爲姦利金數與爭虎臣怨之亮臣在
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使桑
哥鍾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答之孟頌
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頌受答孟頌入訴於都堂方

丞葉季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莊教之節
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孟頫使出自
是所咎嗟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溝外道險孟頫馬
跌墮于河桑哥聞之言於帝移築御溝西二丈許
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
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及死傷文
士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剌渾撒里使送
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桑哥但
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脩人事應天變為對
莫敢語及時政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濟等理算天
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言以特甚
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
敢沮其事孟頫與阿剌渾撒里甚善勸令奏帝赦天
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孟
頫所言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謂必非帝意孟頫
曰元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
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
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獲安旁嘗
問葉季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葉其入
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六臣謂葉季所贊之

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
夢矣賢於李取夢矣在宋為恭元位至丞相言實似
道誤國因止夢矣依阿取李布衣乃伏闕上言是
賢於夢矣也汝以夢矣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
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
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嘗言
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
一言掩之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信
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
公者夫猶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辜也公

勉之既而徹里至帝前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士
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
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桑哥罷尚書省大
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
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
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
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
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
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
管府事時總管關孟頫獨牙府事書事清簡有元撤

兒者役於鹽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屍
遂誣告同役者殺掀兒既誣服孟頫疑其寃留弗決
踰月掀兒自歸郡中稱為神明僉廉訪司事高哈剌
哈孫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順其意以事中之會脩
世祖實錄名孟頫還京師乃解久之遷知汾州未上
有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集賢直學士江漸等更偏
學提舉遷泰州尹未上至大二年召至京師以翰林
侍讀學士與他學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擬進殿名
議不合謂告去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
集賢直學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講學士

孟頫字公明湖州武康人天德三年拜翰林學士奉
旨榮祿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
侍臣論文學之言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
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昔畫絕倫旁通佛老之
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聞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
上書言國文所載不宜使孟頫專聞者帝乃曰趙子
昂世祖皇帝所簡故朕特以禮貌置於儒閣與司
述作傳之後世此為效法何也臨賜鈔五百卷謂侍
臣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別貯鈔給之孟頫嘗累拜

官中書以爲蓋本

謂其年老畏寒勅御府賜貂
薦寢室為節及筆夫為翰務
頌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
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
符三台元年英宗遣使即其
墓及衣三襲是歲六月卒年
文敏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
之妙詩文清遠奇逸讀之使
猶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然
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
國中寶之其書山水木
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
言盡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
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
云子雍矣並以書畫知
名

鄧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
州人父漳徙錢塘文原
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時以
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
大德二年調崇德州教授
年遷信州言還江南至天
元年復為信州教授

宗實錄三年授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元年召為國子
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此官路因循重於改作
論不合廢病去科舉制行文原校文江制盧士守舊
考六書未烹貢舉私議揭孟門廷祐四年監翰林特
制三年出金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寧平江僧有
德其帝判官理愚者疏其徒告熙賊熙誣服文原行
部按問得實杖猶而釋然日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
繫其下真人道去有違反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之
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如又曰白帽者
長身者也其兄愆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

人執之使服焉械繫二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
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而福兒素用左手傷宜
在左何右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福兒相廬
人戴汝懼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
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
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
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為神六年移江東道徽寧國廣
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增至十八萬錢蜀山
谷所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為常
時轉運司官聽用鄉里譁校動以犯法誣民而轉運

司得專制有司凡五品官以下皆杖決州縣莫敢
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郡縣領之不報徵民謝蘭家
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
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不雨決獄乃雨
至治二年召為集賢直學士地震詔議弭災之道文
原請決滯囚置倉廩河北儲羨粟以賑飢復申前議
請罷榷茶轉運司又不報明年燕國子祭酒江浙省
臣趙簡請開經筵泰定元年文原兼經筵官以疾乞
致仕歸二年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四年拜嶺
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曆元年卒年七

十一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一
書生病篤取橐中金漏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
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有文
集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藏于家子衍蔭授江浙等
處儒學副提舉未任卒至順五年制總文原江浙行
省叅知政事謚文肅

袁楠

袁楠字伯長慶元入宋同知樞密院事謚之曾孫為
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奉茂才吳等起為麗澤書院
山長大德初闢復程文海王構薦為翰林國史院檢

闕官時初建南郊禘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
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
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園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
於周官作園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
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
官以禋祀為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
牛角薦采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群祀而合
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祭之
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
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作郊非辛曰議北郊不

於三禮尊地而尊

祀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

官推其博多采用之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
副史院編脩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歷兩考選
待制又再任拜集賢直學士父之移疾去官復仍以
直學士召入集賢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
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補在詞林
朝廷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說春秋說
清容居士集泰定四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通封陳留郡公諡
文清

曹元用

曹元用字子貞，一其阿城後徙汶上，祖義不仕。宗
輔德清縣主簿，一恩賢稟俊爽，幼嗜書，一經目成。
誦每夜讀書，常連曙不寐，父憂其致疾，止之無以衣。
蔽窓蒸觀之，始以鎮江路儒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
承旨闕，復於四方士少所許可，乃見元用，出所為文
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奇之，因薦為翰林國史院
編脩官，即論史院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用之。
御史臺辟為掾，更元用初不習吏事，而見事明決，吏
反師之，轉中書省右司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

浩同時號為三
累朝皇后既崩
為天下母，豈可
書省右司都事
之齊魯間從學
歷屬英宗躬脩
服之制，率所裁
無室可耐，乃于
禮官集議，元用
寢當更營大殿
後除應奉翰林文字，遷禮部主事。時
者猶以名稱，而未有謚號。元用言：后
宜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改尚
轉負外郎，及尚書省罷退，君任久
者甚眾。延祐六年，授太常禮儀院經
祀事，說意禮樂，其親祀儀注，鹵莽與
定初太廟九室，合饗于一殿。仁宗崩
武宗室前，結綵為次。英宗在上，宗召
言古者宗廟有寢，存室宜以今室為
中前為十五室。帝嘉其議，授翰林待

制陞直學士至治二年八月鐵失之變賊黨赤斤鐵
木兒遷至京師叔百司印趣召兩院學士北上元用
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可動從也未幾賊
果敗人皆稱其有先見之明泰定二年授太子贊善
轉禮部尚書兼經筵官及大朝會為糾儀官申卷班
之令俾以序退無爭門而出之獲又謂太醫儀鳳教
坊等官不當序正班當自為一列後官行之時寧執
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為國家文治正在於此如
可罷也又有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者元
亦論其不可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

可惜費而廢禮乎三年夏帝以百食地震星變詔議
所以弭災者元用論天以實不以文脩德明政應
天之實也宜博博費即財用選守令卹貧民嚴禋祀
汰佛事止造作以紓民力慎賞罰以示勸懲奇功
時弊又論科舉取士之法當革冒濫嚴考覈俾得真
才之用議上朝廷咸是之拜中奉大夫翰林侍講學
士兼經筵官預脩仁宗英宗兩朝實錄又奉旨纂集
甲令為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為國語書成皆行於時
凡大制誥率元用所草文宗時草寬恤之詔帝覽而
善之賜金織文錦天曆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以

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帝甚喜德太禧宗禋院副使缺
中書奏以元用為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
無者將大用之矣會卒帝嗟悼久之謂侍臣曰嘗子
貞盡忠宜力命亡矣可賜賜錢五千緡贈正奉大夫
江州寺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東平郡公
謚文獻詩文四十卷號超然集二子偉儀

齊履謙

履謙字伯恒父義善善

履謙生六歲從父在京

師七歲讀書一過即能記

年十一教以推六經

具法十三從師問聖

之學自是以常

非泚泗伊洛之書不讀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
治新曆履謙補星曆生同
詢問以算數莫能對履謙
曆既成復預修曆經曆議
城刻漏舊以木為之其
鑄銅為丸自碑首轉行
廢壞晨昏失度大德元
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
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
時遵用之二年遷保章
正始專曆官之政三年八月

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

治新曆履謙補星曆生同

詢問以算數莫能對履謙

曆既成復預修曆經曆議

城刻漏舊以木為之其

鑄銅為丸自碑首轉行

廢壞晨昏失度大德元

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

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

時遵用之二年遷保章

正始專曆官之政三年八月

朔時加已依曆日蝕二分有奇至其時不蝕衆皆懼
履謙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宜
當蝕不蝕遂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
聞六年六月朔時加已依曆日蝕五十七秒衆以涉
交既淺且復近濁欲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
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衆嘗
幸浚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
餘分之積也故曆法以所積之日命為浚日不出本
氣者為是衆服其說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詔問
致災之由及弭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為陰而主

靜妻道正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弗寧弭
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
可徒為禳禱也時成宗寢疾宰臣有專威福者故履
謙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履謙攝司
天臺官舊制耳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鍾鼓更漏往往
至且始行事履謙白宰執請用鍾鼓更漏俾早晏有
節從之至大二年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
井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欲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為
家歲君豈專在是二年并時郎秋官正兼領冬官
正事四年仁宗即位嘉尚儒術高臣言履謙有學行

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司
業與吳澄並命時號衡嶽每正鼓入學風雨寒暑未
嘗少怠其教養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復以履謙簽
大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彗星出東井履謙奏宜增脩
善政以答天意因陳時務八事仁宗為之動容顧宰
臣命速行之自履謙去國其後亦移病歸學制稍
為之廢延祐元年詔擇善教習於是復以履謙為國
子司業履謙律已益嚴教為長雖助教闕員而諸生
歲貢亦人以入學先後為

以與善而得人乃酌舊制立陞齋積分等法每季
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私試
孟月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古賦詔誥章表策蒙
古色目試明經策問辨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
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為額然
後集賢禮部定其執業及不通一經及在學不滿三
是人人勵志多文學之士
憂不果行至治元年拜
本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
使泰定二年九月以
罷官吏之貪汚者四百

餘又蠲免括地唐加糧數
充考夫諸役者兵罷遣之
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金
憲司果誣以他事未幾
始得直復為太史院使天
勤苦家貧無書及為星曆
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
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
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
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
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
一書論語言仁通旨二卷

傳詳說一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
諸國統紀六卷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
於邵氏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著經世
書入式一卷經世書有內外篇內篇則因極而明數外
篇則由數而會極者外篇微旨一卷授時曆行五十年
未嘗推考履謙日測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
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真數各減見
行曆書二刻著二至景考二卷授時曆雖有經串
而經以考定法事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
之所從出則略而不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元立

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必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
禮部請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氣候之法具載前史
可擇僻地為密室車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葦候之上
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仰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
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
寸外方內為圓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蓋以通隔上
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黃鍾之數隔下九寸
其空自小竅迤邐蔽至管底約徑二寸餘蓋以聚其
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者
是也通遷他宮事遂寤有志者深惜之至順三年

月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進封汝南郡公謚

文懿

Blank columns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for writing or a diagram.

